

書記洞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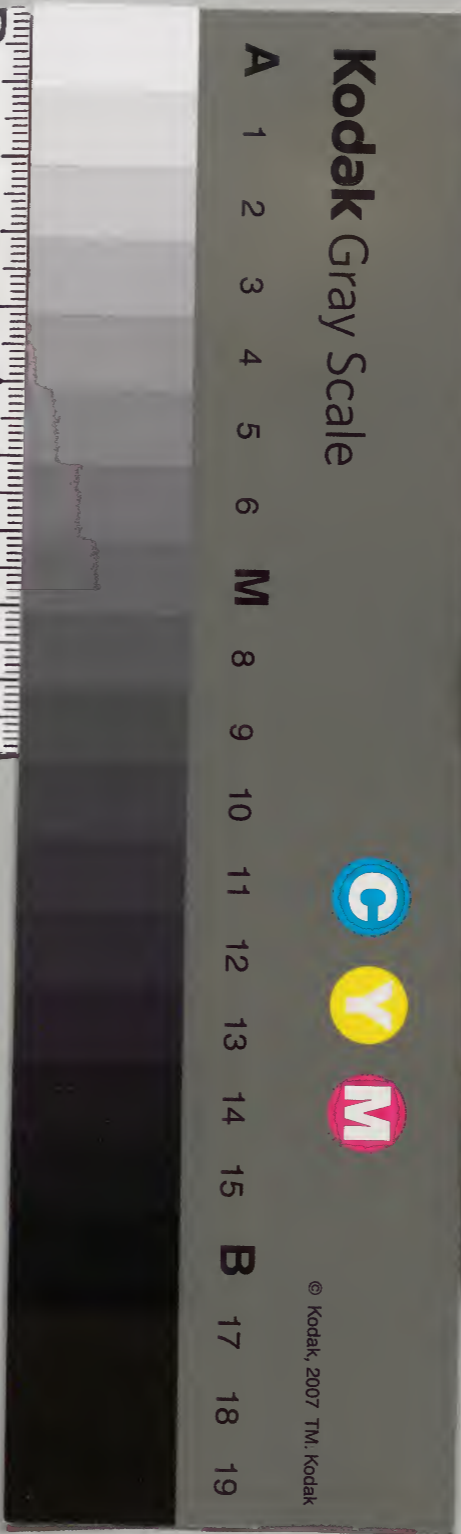
三十九之四十六



漢書門			
一	四	八	四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			
三	一	一	漢
冊	冊	冊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404	
冊數	14	(6)
函號	364		2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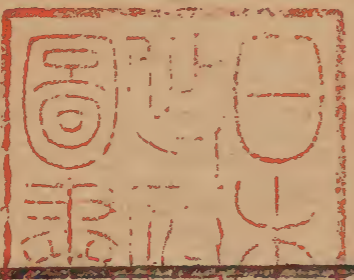
晉五

陸雲

二〇二陸集最訛脫雲此二卷猶甚闕疑俟攷

與兄平原書

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薦席具寒夏被七枚介
憤如吳憤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
寸餘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狀刷膩處尚可識疏枇
剔齒纖縊皆在拭目黃絮二在垢垢黑目淚所沾滲
手衣臥籠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



又作歧案以臥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
 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
 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
 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
 間數前已白其總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
 竒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
 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
 北有閣道去殿文內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
 可得見也周處風土記案魏武帝於漢為相不得有
 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如此則文帝物
 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舛
 雜矣○枚一作林歧一作欵

又

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燒此消復可
 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唐段公路
 北戶錄云
 墨為螺為量為丸為枚注引陸此書又引婦人集汲
 太子妻李與夫書致尚書墨十螺按婦人集徐勉撰
 梁前汲太子
 者不見史傳

又此書集誤接前二螺
 下作一篇今正之

省曹公遺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作弊屋向百年
 于今正平夷塘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
 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又

近日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殲一箇今以送兄

雲登臺賦序云永寧中參大府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宮三臺按以上諸書其時與兄者

又

兄于道有古方泉其銘如此不審兄頗曾見此書種

稷不近因魯引以問祕書中謹啓集按今送為一篇疑兄上有脫誤

又

雲再拜前省皇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為小潤色之可成佳物願必留思四言五言非所長頗能作賦為欲作十篇許小者以為一分生於愁思遂復文誨欲得

雲論間在郡紛紛有所鈎定言語流行斷絕欲更定之而了不可以思慮今自好醜不可視想冬下體中佳能定之耳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以此自勞役間居恐復不能不願當自消息謹啓

又

雲再拜祠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論常佳然了不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再過便上口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然此文甚自難事同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綺用此已自為洋洋耳

書言亦言 卷三十九 三
答少明詩亦未為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
今重復精之一日見正叔與兄讀古五言詩此生歎
息欲得之謹啓

又

雲再拜二祖頌甚為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
作又欲成貧儉家無緣當致兄此謙辭又雲亦復不
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民不輟歎一句謂
可省武烈未得有吳說桓主之事而云建其孤恐太
祖不得為桓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白兄作游
仙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言耳二頌不減復

過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歲暮賦甚欲成之而
不可自用得此百數十字今送不知於諸賦者不罷
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必
過之想終能自果耳謹啓
二陸集並不見二祖頌劉
氏頌游儂詩惟歲暮賦耳
所失
多矣

又

雲再拜兵真凶事生來初不見習頃觀之正自使人
意惡牟腸轉時極佳問人皆不解何以作此轉雖云
欲相泄恐此正自取好耳說之不能工願兄試一說
之張義元答員淵之回流崑崙吐河不體正自似急

書言派言 卷三十九 四
水中山石間是人謂回轉者但言之辭不工耳不知此中語於諸賦中何如

又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虓闕之將雄聲泉湧逸氣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寞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教斯謐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戒萬夫翕而咸和治安步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總干以乘言退揮旅而星羅及至景凌禮既畢歸旅將振尋縈員轉因瀨蓋旋若疾流之繞駿沈驚飈之靡狂塵羊腸轉時命屏翳

以夕降式飛廉而朝興涂蒙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陪俊臣於彫輅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

風肅其來應士憑勢而響駭馬噓天而景凌

此有韻之文頗

大類賦不知首何以云再拜為書也前書有云此中語於諸賦中何如且篇內有羊腸轉時之語則此為賦明甚然特言兵旅豈所謂羊腸轉者或是陣法如率然邪當以此附書後併呈平原後人混寫耳又以頃日極勿勿一段附前書為一爾乃以下別作一篇俱屬錯互聊從舊刻頃日本自為書摘列於後

又

頃日極勿勿病一十當出略通日在馬上此不可諧又恐信不及兄令以因休祖致又力作無錫書極無賴甚不備具如是更白問于中

闕

又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絕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為之次第省述思賦深情至言實為清妙恐故復未得為兄賦之最兄文自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不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詠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發頭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故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減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啓

陸士衡集

述思賦文賦羽扇賦歎逝賦漏刻賦並載今集詠德頌未見

又

雲再拜祠堂贊甚已盡美不與昔同既此不容多說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見弔少明殊復勝前弔蔡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恐弔蔡君故當為最使雲作文好惡為當又可成耳至於定兄文惟兄亦恕其無遺情而不自盡耳丞相贊云披結散紛辭中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銘此但頌實事耳亦謂可如兄意直說事而已右當復屬文於引便當書前銘耳謹

啓 機集有漢高帝功臣頌丞相箴而不載祠堂贊

又

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
 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
 相去辯亾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吳書
 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
 君傳今當寫送兄體中佳者可竝思諸應作傳及作
 引甚單常欲引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雲方欲更作
 引述思賦儻自竭厲然雲意皆已盡不知本復何言
 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願兄且以

伯聲兄弟

又 此與前集作一篇

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因欲遠言大體欲獻之大
 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可出不故
 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大文難作
 庶可以為關雎之見微謹啓 雲集無講武賦

又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悅澤嘗
 憶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
 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
 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

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為爾不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數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愚以無疑不存三祖贊不可聞武帝贊如欲管管流澤有以常相稱美如不史願更視之小跛幾而悅奕為盡理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張公在者必罷必復以此見調不知九愍不多不當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為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欲得遲望不言謹啓

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子患其多按雲此書欲令小省又書云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其微旨頗合篇中論文往往

稱張公者華也○父子一作文子誤

又

雲再拜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不乃重之兄詩多勝其思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丘其弔夷齊辭不為偉兄二弔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工正當以此言為高文耳文中自於是有爾乃於轉句誠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無又於文句中自可不用之便少亦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往往曾以兄七羨回煩手而沈哀結上兩句為孤今更視定自有不應用時期當爾復以為不快故前多有所去

喜霽俯煩習均弔誠重離此下重得如此語爲佳思
不得其韻願兄爲益之謹啓

又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
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
種文此爲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
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
作此曹語若消息小佳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
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
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真玄盛稱

九辯意甚不愛

又

雲再拜頃得張公封禪事平平耳不及李氏其文無
比恐非其所作欲見此公劉氏世頌有信願付雲頃
又爲輔吳奮威作頌欲愈前頌然意竝不以快遣信
當送九愍三賦脫然謂可舉意假彼頌便有怯處想
無又間便可耳大類不便作四言五言謹啓

又

雲再拜誨二賦佳久不復作文又不復視文章都自
無次第文章旣自可羨且解愁忘憂但作之不工煩

書言派記 卷三十一 九
勞而棄力故久絕意耳在此悲思視書不能解前作
二篇後爲復欲有所作以慰小思慮便大頓極不知
何以乃爾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
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不能令佳而羸瘁累日猶
云愈前二賦不審兄平之云何願小有損益一字兩
字不敢望多音楚願兄便定之兄音與獻彥之屬皆
願仲宣須賦獻與服繁張公語雲云兄文故自楚須
作文爲思昔所識文乃視兄作誅又令結使說音耳
兄所撰願且可付之此有書者更校善書送信還望
之謹啓

又

雲再拜疏成高作未得去省登遐傳因作登遐頌須
更便成視之復謂可行今竝送之尚未定刊及比信
今更有何所損益後八人了無事合會之才得二篇
耳索度是淫鬼無緣在此中故不可作頌愁邑忽欲
復作文臨時輒自云佳小久報不能視爲此故息意
文欲定前於用功夫大小文隨了爲以解愁作爾今
視所作不謂乃極更不自信恐年時間復捐棄之徒
自困苦爾兄小加潤色便欲可出極不苦作文但無
新奇而體力甚困瘁耳謹索幼安在此令之草今住

一弘不呼作工謹啓

又

雲再拜誨頌兄乃以爲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綺如謂後頌語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九愍如兄所誨亦殊過望雲意自謂當不如三賦情難非體中所長欲徧周流雲意亦謂爲佳耳然不云其愈於與漁父吾今多少有所定及所欲去留粗爾今送本往不審能勝故不意亦殊未以爲了南去轉遠洛中勿勿少暇願兄勅所遣留爲當爾可須來不佳思慮益處未能補所欲去徹與察皆不與日韻思惟不能得願賜

此一字雲作文如兄所論已過所望況乃敢當今兄有張蔡之懷得此乃懷怖也謹啓

又

雲再拜誨歲暮如兄所誨雲意亦如前啓情言深至述思自難希每憶常侍自論文爲當復自力耳雲意呼發頭但當小不如復耳兄乃不好者試當更思之所誨雲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實有可爾者登樓名高恐未可越爾楊四公黃胡頌恐此不得見比聞兄此誨若有喜懼交集祖德頌無大諫語耳然靡靡清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兄文方當日

書評源記 卷二十九
多但文實無貴於爲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饜其多也屢視諸故時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難復過九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意精時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息絕工矣兄誨又爾故自是高手謹啓

又

雲再拜蔡氏所長惟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絕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故爲未及彥藏亦云

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雄耳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賦兄復不皆過其便可可不與供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傳無疑久勸兄爲耳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語觸類長之能事可見幽通賓戲之徒自難作賓戲客語可爲耳答之甚未易東方士所不得全其高名頗有答極謹啓

又

尺牘節爲二篇誤

雲再拜誨九愍如所勅此自未定然雲意自謂故當是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謂其與漁父相見以下盡篇

書言淵言 卷三十九
爲佳謂兄必許此條而淵弦意呼作脫可行耳至兄
惟以此爲快不知雲論文何以當與兄意作如此異
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汜說耳又見作九者
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說惟兄說與漁父相見
又不大委曲盡其意雲以原流放惟見此一人當爲
致其義深自謂佳願兄可試更視與漁父相見時語
亦無他異附情而言恐此故勝淵弦兄意所謂不善
願疏勅其處緒亦欲成之今出意莫更感如惡所在
以兄文雲猶時有所能得言雲前後所作謹啓

又

雲再拜誨前二賦佳視之行已復不如初昔文自無
可成藏之甚密而爲復漏顯世欲爲益者豈有謂之
不善而不爲懷此不成意想兄已得懷之耳有作文
惟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蟬賦二千餘言隱士賦
三千餘言旣無藻偉體都自不似事文章實自不當
多古今之能爲新聲絕曲者無又過兄兄往日文雖
多瑰鏘至於文體實不如今日間在洛有所視已當
報而比更隆以今意觀文見此真更以爲不盡善文
罷云故日向人歎兄文人終來同殆以此爲病張公
文無他異正自清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佳兄文

書訓淵言 卷三十九 十三
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
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鈞除差易為功力誨已定敬
長誅意當聞與兄合雲久絕音於文章由前日見敦
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為復欲有所為以忘
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羞出之而體中殊
不可以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誠可悲間視大荒傳
欲作大荒賦既自難工又是大賦恐交自困絕異往
經比干墓悵然欲弔之無又即意又事業闕

又

雲再拜張公箴誅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五言

詩由已而言耳玄泰誅自不及士祚誅兄丞相箴小
多不如女史清約耳恐兄無緣思於此意猶云何而
兄乃有高論更復無意雲故日不作文而常少張公
文今所作兄輒復云過之得作此公輩便可斐然有
所謝故自為不及諸碑箴輩甚極不足與校歌亦平
平彼見人讚叙者當與令伯論吳百官次第公卿名
伯略盡識少交當具頃作頌及吳事有愴然且公傳
未成諸人所作多不盡理兄作之公私並叙且又非
常業從雲兄來作之今略已成甚復可惜事少功夫
亦易耳猶可得五十卷謹啓

彼見以下
疑別一篇

又

義高家事正當付令文耳弟彥長昔作吳事云三十卷可令欽求謹啓

又

雲再拜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事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爲作傳不可著儒林中耳不大識唐子正事愚謂常侍便可連於尚書傳下書定自難雲少作書至今不能令成日見其不易前數卷爲時有佳語近來意亦殊已莫莫猶當一定之恐不全此七卷無意復望增欲作文

章六七紙卷十分可令皆如今所作輩爲復差徒爾文章誠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謂此爲足今見已向四卷比五十可得成但恐胷中成癩爾恐兄胷疾必述作人故計兄凡著此之自損胷中無緣不病作書猶差易讚叙亦復無幾年歲限之猶當小復謹啓

又

雲再拜一日會公大欽欣命坐者皆賦諸詩了不作備此日又病極得思惟立草復不爲乃倉卒退還猶復多少有所定猶不副意與頌雖同體然佳不如頌不解此意可以不弘遠去當祖道似當復作詩構作

此一篇至積思復欲不如前倉卒時不知爲可存錄
不諸詩未出別寫送弘遠詩極佳中靜作亦佳張魏
郡作急就詩公甚笑燕王亦似不復祖道弘遠已作
爲存耳兄園葵詩清工然猶復非兄詩妙者雲詩亦
惟爲彼一語如佳先已先得便自委頓欲更作之昔
如已身先此篇詩了不復徧徧識有此語此語於常
言爲佳謹啓

又

雲再拜久不復作文了無復次第真玄昔屢聞周侯
至論前比霖雨此下人亦作愁霖賦好醜見敦又因
人見督自愁慘又了無復意此家勤勤難違之亦復
毒此兩憂邑聊作之因以言哀思又作喜霽今送雲
作爲易得耳窮不好故都絕意此間人呼作者皆休
故不得有所送不審此何成已出之故爲存不棄耳
謹啓

又

雲再拜一日視伯喈祖德頌亦以述作宜褒揚祖考
爲先聊復作此頌今送之願兄爲損益之欲令省而
正自輒多欲無可如省碑文通大悅愉有似賦愚謂
小復質之爲佳前作此頌書之行欲遣信以白兄昨

聞有賊消息愁憤無賴既冀又然又已成書聊以付
信耳尋得李寵勸封禪草信自有才頗多煩長耳令
送間人又有張公所作已令寫別送臨紙罔罔不知
所言謹啓

又

近得洛消息滕永適去二十日書彥先訪為驃騎司
馬又云似未成已訪難解耳敬屬司馬參軍此間復
失之恨不得與周旋戴允治見訪大司馬謹啓

又

雲再拜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惟

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雲所如
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輒云欲
燒筆硯以為此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
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
之不知兄盡有不李氏云雪與列韻曹便復不用人
亦復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難得正謹啓

君苗即前
書崔君苗

又

雲再拜令送君苗登臺賦為佳手筆云復更定復勝
此不知能愈之不其人推能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餘
卷不肯出之視仲宣賦集初述征登樓前耶甚佳其

書言滌言 卷三十九
餘平平不得言情處此賢文正自欲不茂不審兄呼
爾不真玄亦云兄文當作宣輩宣得此巍巍耳愁霖
喜霽殊自委頓恐此都自易勝謹啓

又

雲再拜誨頌兄意乃以爲佳甚以自慰今易上韻不
知差前不佳者願兄小爲損益令定下云靈旆電
揮因兄見許意遂不恪不知可作蔡氏祖德頌比不
景猷有蔡氏文四十餘卷小者六七紙大者數十紙
文章亦足爲多然其可賢者故復是常所文耳雲頃
不佳思慮胸腹如鼓夜不便眠了不可又以有意兄

不佳文章已足垂不朽不足又多謹啓

又

雲再拜嵇邵周弼竝處事不值免詔甚切甚念之悚
息胡光祿亾宿士可痛含邠還云滔中書散騎竝缺
是其才不知何以乃古之謹啓

又

雲再拜頃哀思更力成歲暮賦適且畢猶未大定自
呼前後所未有是雲文之絕無又憶兄常云文後成
者恒謂之佳貞小爾恐數自後轉不如今且欲寄之
旣未大定又恐此信至兄已發當因著洛謹啓

又

雲再拜兄前表甚有深情遠旨可耽味高文也兄文雖復自相為作多少然無不為高體中不快不足復以自勞役耳前集兄文為二十卷適訖一十當黃之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謹啓

答兄書

高門降衡脩庭樹蓬

選注○沈約彈王源文高門降衡雖自已作謝延年詩幽門樹

蓬藜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九 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 六

陸雲 三

移太常府薦張瞻書

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業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

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
德清粹器慮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
升樞奧抽靈匱於祕宮披金滕於玄夏思樂百氏博
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
道屬書篇章光靚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
虛藏器駸裳襲錦褐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
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佩恨方今太清闕
宇四門啓籥玄網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
風起而儀鳳誠巖允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
瞻沈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

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
九奏必登昊天_陸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龍集○器慮晉書作器思褐
衣作緇衣清廟一作清朝

與朱光祿書

少長之禮教化所崇中葉陵遲舊章廢替追惟前訓
思遵在昔敢慕高義謹奏下敬

與張光祿書

長幼之序人倫大司季世多難失敬在昔敢希令典
求思自邁謹奏下敬以藉虔款

又

書言淵
卷五
顧令文彥先每宣隆眷彌泰之惠懷德惟慙守以反
側既晞仁風委心自昵加與沛君分同骨肉憑賴之
懷疑心如結

又

加蒙顧遇重以傾倒惟亮歸誠石行文敦素篤邃道
實茂淑器敏既美思學又快南州良德今者東行望
風自託其意繾綣願厚接納副其乃心

與嚴宛陵書

少長之序禮之大司晚節陵替舊章殘棄瞻言令典
既慕欽承仰憑高風實副邦民謹奏下敬以藉虔款

思復未遠庶免悔吝

宛陵令嚴隱答陸雲書

見前蔡洪書

奉詠美旨流風綽遠復禮興仁命世之作獲尚齒之
況無尊賢之報抱此永懷愧歎何有君子弘道厚文
無施是用釋筆歸于神要

與戴季甫書

雲頓首頓首惟夏始暑願府館萬福疾病處遠人信
希少情問闕替申間曠年瞻慕敬想興言反側隆敦
比辱慰誨銜抱豐眷以增愚迹不勝勤企謹及君之
書不以備

隆敦上有脫誤

又

陸雲頓首頓首曠遠以來忽踰年載宗想輝蔭引領
 惟慕東歸之後疾患增瘵且道路悠遠不值信便久
 念自脩而經年不果雖在伏枕至於結心注望實係
 光塵累蒙誨命舊眷惟新執對之日如或面展長塗
 自替聽誨末由瞻企勤戀守以委重表不具今更繼
 情季鸞公世相係徂落俊德茂業邦家之彥一朝竝
 逝永爾淪沒哀痛切裂不能自勝奈何奈何江南初
 平人物失叙當賴俊彥彌縫其闕加在二賢楚國之
 良沈寶積實未重大朝重惟痛恨言增哀咽誠念仁

風篤烈如在疇昔意愛所隆嗟悼之心誠不可言備
 蒙其分情兼切傷加承仁誨益以惻愴

季鸞以下
疑自一篇

又

武陵於荊州云多人士聞周孟子伍令明潘世長諸
 人竝為美德心常依依今日遭遇良驥展才之秋也
 不審達者凡有幾人無因聽承誨語咨稟未聞每懷
 勤企表不盡言

又

長游前下停此十餘日想德欣喜無以為喻分別恨
 恨于今戀之當暑遠涉益追心懸清粹沈茂思敏通

微居德履道秉心真實貴一時良彥君之別久見之
權察風姿美令心神烈暢已成美器欽愛之情款然
至實近聞若思未有通塗每用於邑

又

周安東昔奄薨徂追慕切剝不能自勝勲業弗究早
爾背世遺惠鄙州民物同哀備記名義情兼切裂在
此會同每言高重武陵至心款列誠念篤終必垂悽
愴王季楊孝友行素既簡清塵在此接近備其所顧
居心秉尚用志不苟公私操實足為美器今為土斷
品還此郡前羣小虛妄遂下其編牒為之憤歎人物

遠土彞倫多失願垂末光益有以潤區區至心謹復
言意戴彥遠永昌猶為遠小想其必有惠政耳

安東周浚

又

郭敬言蒸陽良才遠負為之邑歎以其姿望足以致
高想不久爾耳石行文在無錫大有清績一州之高
功長吏此家行素道實州閭所稱疇昔接事既盡其
才願重榮益以成其實凡在羽族思附鳳翼風塵所
集無不拭目

郭訥字敬言仕吳為蒸陽令入晉久不進陸機薦之

與楊彥明書

彥明會稽人

雲白欽明去書不悉彥先來得書以為慰時去苒荏

歲行復半悲此推移終然何及漸已欲熱想自如常
悠悠守限良談未日眇然東望思以叙至及反饋罔
不多行矣愛德往來相聞

彦先顧榮

又

雲白省示累紙重存往會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速
之甚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近
之已耳順之年行復為憂歎也柯生而多悅樂春未
賦秋風行戒已悲落葉矣人道多故懽樂恒乏遨遊
此世當復幾時各爾永高良會每闌懷想親愛寤寐
無忘書無所悉

柯生至未賦有脫誤

彥先來相欣喜便復分別恨恨不可言階塗尚否通
路今塞令人惘然名論允進遠而有光者度此顯期
不淹民望耳廟堂之士比迹山栖者悲歎豈惟一
人少明湘公亦不成遷名公之舉且可以為資然今
恨恨當行行復有宜耳

又

彥先相說疾患漸欲增廢深為怛然行向衰篤疾
來應百年之望雖未必此為疑然親親所以相卹之
一感耳想勲服藥行復向佳耳吾既常羸間來體中
亦恒少賴日爾勿勿則堪自力未速待罪會期難尅

情之戀想何勞之多好自愛屢相聞

又

行言竟行令人恨之已當至未耶能少留不世明篤
行至性如前後所論語其偶爾旋已能悟耳而聞其
遂於愬其使愕然寧以所不可虧一國之清格乎輒
便絕意彥先所一二

又

戴會稽如是便發分別恨然一得名士惟當有此君
耳失分重勞令人歎息善得日夕真家人若思望之
清才俊類一時之彥善竝得接九月中可得達東禮

衡陽長沙甚快東人近未復有見叙者公進屈久恒

為邑罔黨方有清塗薄國讓在內中大有好稱此家

一時美德也在事又佳甚快甚快 若思戴淵望之卡壺

又

永耀已葬冥冥遠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懷奈何奈何
聞伯華善佳深慰存亾人生有終誰得免此且使繼
嗣克勝堂構有紹亦存亾之願也朋類喪索同好日
盡如此生輩那可復多耶臨書酸心

與陸典書書

雲再拜自曠但爾已復經時限制長路惟親未期嗟

近晨風傾匡結言來誨綢繆篤眷彌隆誦玩千周以
當侍會靜言莫瞻翹翹仰慕大人汜愛在我尤弘每
銜思戀何時去心限此省省願言用替遙瞻靈丘感
時情傷往來信理自更繼情如有信唯不玉音

又

雲再拜侍郎比侍數會同邪常憶戀此君不慙有殞
此君公私竝憎年長而志新齒邁而會勤家宗美者
也常感其篤分封之始年相見重達其至心

又

雲再拜日月運邁一何流速銜哀經變思愈深亾

靈處彼黃塘幽曠在遠之憶心常愴裂含痛靡及悠
悠奈何想時時復一省視思至心破無所屬情叔父
一兄故尚未達想不久至耳深憂徙際公私哀罔曠
離山墓永適異國四時靈寂桑梓靡循且念親各爾
分析情感復結悲歎而已知大人每垂卹逮也臨表
悲猥絕筆餘哀不知所次雲再拜

又

每念彥先情兼剝裂年盛志美令姿可借舉言及
不知心傷也

又

雲再拜國土之邦實鍾俊哲太伯清風遯世立德龍
蜿東嶽三讓天下垂化邁迹百代所晞高蹤越於先
民盛德稱乎在昔續及延陵繼嚮馳聲沈淪漂流優
遊上國聆音察微智越衆俊通幽暢遐明同聖哲言
偃昭烈於孔堂員武邁功於諸侯自秀偉相承明德
繼踵亦爲不少吳國初祚雄俊尤盛今日雖衰未皆
下華夏也來誨所及遐邇同懷重及二聖下逮衆子
或生羌狄或在邊域勲美之隆實如嘉誨愚以東國
之士進無所立退無所守明裂皆苦皆未如意雲之
鄙姿志歸丘壟華門閨窻之人敢晞天望之冀至於

紹季札之遐蹤結高肝於中夏光東州之幽昧流榮
勲於朝野所謂闕管以瞻天緣木而求魚也重申不
劉雲再拜

又

雲再拜每惟大人挺自然之妙質稟淵姿之弘毅克
壯其烈兼詠之道希文尚武潛居以娛其志靜處以
育其神遊步八素之林逍遙德化之園豈如某者牽
曳瓌瓌世道通明俊又在官焉使晞世之寶久隱岑
嶮之山逸景之迹永繫幽冥之坂方將車乘回綸束
帛箋箋排金風於太微跨天路以妙觀恢皇綱之大

烈垂榮祚乎祖宗此乃大人之所宜循非凡夫之可企望也無因親展書以言心心之所積萬不叙一雲再拜

又

雲再拜巨卿前行陵有小事惟以具聞事已大了猶以爲願行欲取歸念別方至豫以愍然每相見未嘗不以大人爲言想令仁士光令遠公然兄弟屢數常存思想想令遠分好已爲綢固彥恩復蒙誘掖耳無因覲對言不盡心屢垂誨以慰遠思雲再拜

又

雲再拜巨卿在臺高譽洋溢洛邑之內無不欽敬東南之貴寶真不但會稽之篠簜也每會常共歌詠信無一面不歎吟也想方周旋攜手散今日之思耳雲再拜

又

雲再拜輒宣來意仲應此家大自欽重大人儻已見其意耳

又

雲再拜不知從事今在州得假歸耳想今來得行有緣侍面耳每得令遠書感賴豐化言歸于款來誨恤

書言淵詒 卷四
及亦爲無已情深欣如云在身年歲及人名聞難集
非賴師友何以自濟願敦惠助爲之光輔巨仁在此
華亭之望以大人爲宗主宜令小大得分亦崇洪業
也雲再拜

弔陳永長書

雲頓首頓首哀懷切怛賢第永曜早喪俊德酷痛甚
痛奈何陸士龍頓首頓首

又

雲頓首頓首天災橫流禍害無常何圖永曜奄忽遇
此凶問卒至痛心摧剝奈何奈何想念篤性哀悼切

裂當可堪言無因展告望企鯁咽財遣表唁悲猥不
次雲頓首

又

永曜茂德遠量一時秀生竒蹤瑋寶灼爾凌羣光國
隆家人士之望冀其永年遂播盛業携手遐遊假樂
此世奈何一朝獨先彫落奄聞凶諱禍出不意拊心
痛楚肝懷如割奈何奈何豈况至性何可爲心臨書
鯁塞投筆傷情

又

永曜素自疆健當
別一篇陸集爲一

與永曜相得便結願好契濶分愛恩同至親憑烈三

益終始所願中間離別但爾累年結想之懷夢寐
佛何圖忽爾便成永隔哀心慟楚不能自勝痛當
奈何義在奔馳牽後萬里至心不叙東望貴舍雨
淚霑襟今遣吏并進薄祭不得臨哀追增切裂幸
至念書重不知所言

永曜素自彊健了不知有此患險戲之災遂不可救
豈惟貴門獨喪重寶此賢之殞邦家以瘁情分異他
痛心殊深已矣遠矣可復奈何追想遺規不去心目
悠悠無期哀至悲裂不知何言可以言知酷楚而已

弔陳伯華書

大君遠資高數世之瑰璋當光裕大業茂垂勲名奈
何日朝早爾喪墜自聞凶諱痛心割裂追惟哀摧肝
心破剝痛當奈何奈何相念夙年奄嬰哀艱扳慕不
及當可爲心牽役遠路無因奔馳東望靈宇五情哽
咽割切哀慕書重感猥不次

又

昔與大君分義款篤彌隆之愛恩加兄弟憑此烈好
要以始卒何圖大君獨先早世遠聞訃問若喪四體
拊心慟楚肝心如割奈何奈何豈況至性當何可言
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臨喪以叙悲苦計往人到貴

舍之日揮涕而已投筆歔歔

並陸士龍集

春節帖

三月十六日雲白春節餘不適得示知足下平安為
思面未知何由如何信數之及卿既清遠可之經高
言人歎之當令征南取之也

淳化帖○高一作亭○米云偽

車永

字茂安

與陸雲書

永白間因王弘季有書惟足下無答外甥石季甫忽
見使為鄮令除書近下因令便道之職得此罔然老
人及姊自聞此問三四日中了不能復食姊晝夜號

泣不可忍視外甥之中老人真自愛恤季甫恒在目
下卒有此役舉家慄慄不可深言昨全伯始有一將
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虱害
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如其不行恐有節目良為愁
憤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車永白

陸雲答車茂安書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况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
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慄慄感何可爾耶
輒為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豔而已
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

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
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
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
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鋤成
雲下鋤成雨旣浸旣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
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旣明禮節
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旣畢嚴霜
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爵羅設因民所欲順時游獵
結罝繞罟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
獸不得逸真允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

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蚌捕魚鱸鮪赤尾鯧齒比
目不可紀名鱠鮓鮓炙蟹鯪烝石首臠鯨蟹真東海
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耳
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
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綸涇渭
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
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
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
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
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

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
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婦上下當為喜慶歌舞
相送勿為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具說此意吾不虛
言也停及不一一陸雲白

希見耳
所未聞

越地形記夏靖與車茂弘
論鄧書其蚌蛤之屬目所

又答陸雲書

永白即日得報披省未竟懽喜踴躍輒於母前伏讀
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
山海經異物誌二京兩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
無其事耳雖爾猶足息號泣懽笑也府君入後月

當西出足下可豫至界上吾欲先一日與卿相見也

答不復多車永白

附士
龍集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西晉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歷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

上愍懷太子通書

統為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朝廷善之太子後竟廢誅

臣聞古之為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

書言洞詒 卷四十一
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直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叡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

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篔簹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子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

脩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
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
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
奢失之者帝主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
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角
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
不亾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
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
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
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

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
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卽詔有司
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
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襍作
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
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
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
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
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
販夫販婦買賤賣賢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

夕之命故為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蔡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為耻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脩墻壁動正屋瓦臣以為此既違典彛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為宜

晉書

江統

蔡克

字子尼陳留考城人為東嬴公河

藁嵩

字臺產穎川長社人歷散騎常侍為石勒所害

上成都王穎疏

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又假陸機大都督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機軍尋敗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嬖超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及超戰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于穎言其有異志穎使收機弟雲為大將軍右司馬屢以正言忤穎孟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雲不許機之敗也併收雲統等皆為穎官屬上疏救之穎不納統等重請穎惻然有宥雲色玖催令殺雲○江統本傳統為成都王穎記室多所箴諫

室軍記

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

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
知誠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
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
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
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泰
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竝蒙拔擢俱受重任不
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墜亾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纍
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
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
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

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
此舉措實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
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
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
戇以備誹謗

晉書

祖訥

字士言范陽道人歷元
帝軍諮祭酒光祿大夫

諫趙王倫疏

東萊王蕤齊獻王攸之子性強暴使酒數陵
侮弟罔罔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
寔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
祖訥疏諫會孫秀次蕤等得免

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謀百王之達制也

是故鯀既殛，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姦，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蕤實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晉書

張林 常山人

與趙世子琴牋 父倫敗收付廷尉誅

林與孫秀並為趙王倫所用，內實相忌。及倫僭位，林為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琴牋具說。秀云云，琴以白倫，倫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

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

誅之。晉書

張輔 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歷秦州刺史，與隴西太守韓雅戰，敗見殺。

與孫秀牋 秀為趙王倫嬖人，倫篡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事敗被殺。

輔為御史中丞，時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于秀，將繩輔以法。輔乃與秀牋，秀雖狡猾，知輔雅正，為威所誣，乃止。

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為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晉書

嵇紹 字延祖，康之子。歷侍中，蕩陰之敗，以身捍帝，被害。

諫齊王問書

紹為侍中齊王既輔政大脩第舍驕奢滋甚紹書諫罔雖謙順報之卒不能用

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蔀家無益危亾竊承毀敗大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為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顛顛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勲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

晉書

摯虞

字仲洽京兆長安人歷太常卿洛京陷以餒卒

答尚書杜預書

武帝泰始十年楊皇后崩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張靖等議以皇太子亦宜

從制釋服陳達等議以皇太子無國自宜終服尚書魏舒等奏以皇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也揆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齋斬於別宮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皇太子邪宜如前除服諒陰終制預亦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齋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虞為吳王友答書從之於時外內卒聞預議或謂違禮以合時預使博士段暢撰探典籍以為定證

僕以為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制故堯禰遏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景之即吉方進之從

時皆未足爲准蓋聖人之於禮譏其失而通其變今
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內故不得伸其哀情
以宜奪制何必附之於古欽以舊義哉杜氏通典

同前

晉書

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
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
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
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

致齊王問牋

張華爲趙王倫所誅倫敗齊王冏輔政虞乃致箋於冏冏奏復華官爵及所沒財物印綬

符策遣使
弔祭之

間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
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
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
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
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
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歿先聖之教歿而無益者
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歿崔杼之難季札吳
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
所不責也晉書○武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對曰明
德至親莫如齊王攸微爲忤旨惠帝卽位

以華為愍懷太子少傅帝信賈后廢太子華諫曰此國之大禍願詳之后知意堅因表免為庶人罔攸子

鄭方字子回南陽處士

獻齊王罔書

罔初與趙王倫相結廢賈后及倫篡立罔起兵討倫誅之拜大司馬輔政大築第館沉湎酒色選舉不均惟寵親昵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方慷慨有志節遂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露版極諫罔含忍答之未幾而敗

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祇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

業興隆不以為念其失三也大王與義羣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軟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齊王罔答鄭方罔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以討趙王倫功拜大司馬加九錫

之命長沙王又討誅之

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並晉書

王豹順陽人初為豫州別駕

上齊王罔牋

問爲大司馬以豹爲主簿問驕縱失天下心豹與問晟問不能用書入無報

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輒有不善也今公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疆盛竝

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闕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專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

賢雋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

新野王名歆扶風王駿子也

重與罔戔

前書不報故重致罔罔報之長沙王又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罔乃奏豹誅之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政齊也俄而罔敗

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勅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

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為兄成王為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雷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為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噏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

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比與成都分河爲
 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
 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
 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
 人昔廝養燕趙之徵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
 開其說兩國以寧况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
 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所限晉紀作所
 終

齊王罔報王豹

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並晉書

孫惠

字德施吳豫章太守賁曾孫辟齊王大司馬賊曹屬從東海王越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

攻殺太守何鏡奔入蠻中

諫齊王罔書

罔驕恣日甚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罔不納亦不加罪惠辭疾去

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
 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
 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
 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躑塵之慘同將
 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
 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

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
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
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爲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
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
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
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
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
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
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
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爲

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
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
文之勲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
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羣后燿義讓之
旗鳴思歸之鑾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
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
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
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纍卵之
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道
遙重仞之墉及其危亾之憂過於穎翟之慮羣下竦

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亾之餘遭陽九之運其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胄從戎于許契濶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于迂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鈇鑕此惠之歿賢於生也

晉書

于東海王越書

惠去問及問敗成都王穎薦惠為大將軍記室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擅殺穎牙門將改姓名以遁後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于越越省書榜道求之乃出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預參謀議

天禍晉國邁茲厄運歷觀危亾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咨獻哲之才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跼踏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餽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謇諤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耻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

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扞皇穹無親惟德是
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亾之符察成敗
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虎視東夏之藩龍躍
海隅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
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羣王旁收雄俊
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宮
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
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
德玄象著明譴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克明公思
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德

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
才渭濱之士含奇謨於朱唇握神策於玉掌逍遙川
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目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
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天值此衰運竊慕
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
禍難思以管穴毗佐大猷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
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啓天慮若猶沈吟際會
徘徊二端徼倖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公今旋軫臣
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傾呼噏則江
湖可竭況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氷賁育拉

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
 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鵠起於慶命之會拔劍於時
 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
 士近者歿亾皆如蟲獸尸元曳於糞壤形骸捐於溝
 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
 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歿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
 廷之內而無歿命之臣非獨祕之所耻惜乎晉世之
 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
 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亾在
 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

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韃右握滅逆之矢
 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
 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 晉書

與淮南內史朱誕書

誕字永長吳郡人見前蔡洪書

陸機之敗也并收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同遇害惠時為大將軍參軍與誕書其為州里所痛悼如此

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
 荼毒難言國喪備望悲豈一人 晉書

同前

機雲別傳亦見文士傳

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

可為悼歎

劉弘

字和季沛國相人為荊州刺史拜侍中開府進號車騎將軍

與劉喬牋

喬字仲彥南陽人

惠帝西幸長安喬時為豫州刺史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距之弘與喬牋越將討喬又與越書又表言宜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河間王顯方距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及越迎駕還洛陽復表喬為太傅軍諮祭酒

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樊王室橫見遷代誠為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

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其為戎首竊以為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間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下風埽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為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

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脩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
之失思崇後信矣

又與東海王越書

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
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
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
亦伐鼓卽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
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昔齊桓
赦射鉤之讐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勃鞞
方之于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

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
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
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
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
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
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
以康王室竊耻同濟自爲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
之

並晉書

劉弘傳弘爲荊州刺史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
捕魚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
并兼百姓無復曆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
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掾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

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 按此教尺牘亦載弘傳尚有他教何獨取此也

馮収

薦王接書

渤海劉原為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為務同郡馮収試經為郎七十餘薦接於原原即加禮命接不受

夫駢駟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

竊樂春英之及時 晉書

潘滔 字陽仲榮陽人有文學才辯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

遺王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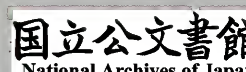
接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滔遺接書接報之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祚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為恨

摯虞卜玄仁竝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

王接 字祖游河東猗氏人補征虜將軍司馬轉臨汾公相國

報友人潘滔書

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



冀有覺悟耳並晉書

虞聳字世龍翻第六子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

與族子察書

聳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禮敬之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

世之取士曾不招末齒於丘園索良才於摠猥所譽

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會稽典錄

山簡字季倫濤少子歷征南將軍都督鎮襄陽

與王衍書衍字夷甫戎從弟歷位太尉為石勒所害

蔡克字子尼擢東曹掾少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簡嘗與衍

書衍以書示眾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聞克在選曰山子正人之言驗于今矣

蔡子尼今之正人晉書

王澄字平子衍弟歷荊州刺史元帝徵為軍諮祭酒為弟敦所害

與人書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與王澄王敦庾敬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輔之渡江歷湘州刺史

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後進領袖也

與人稱兒微書

永嘉流人名云澄第四子微王澄別傳云微邁上有父風

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並世說○尺牘增云兒微風氣日上

嵇含

字君道蕃子歷襄城太守為荊州司馬郭勸所殺

與羊平書

處士生廝養門拔羣特立

北堂書鈔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一 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 東晉

華譚

字今思廣陵人歷祕書監加散騎常侍

遺顧榮等書

陳敏破張昌將石冰從東海王越為右將軍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假皇太弟命拜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為將軍郡守並偽從之遂據有吳越之地自為大司馬楚公譚為東海王軍諮祭酒遺榮等書責之榮等得書皆有慙色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已為內應遂誅敏○何承天晉書云陳敏之亂吳士多為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潛謀圖之譚不悟露檄四遠極詆其非後紀瞻薦譚為榮所止過數年不調

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
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効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
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
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
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
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耻王蠋匹夫志不可屈
於期慕義隕首燕庭况吳會仁人竝受國寵或剖符
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
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
赴海耻爲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度雅量豈獨

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
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主
承運雄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
諍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
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
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穴六品下才欲攝
栢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
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
之辱皇輿東軒行卽紫館百寮垂纓雲翔鳳闕廟勝
之謨潛運幃幄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

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
汎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
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濶引領南望情存
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亾而不能
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
石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
諸賢效翼紫庭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汎舟河渭
擊楫清歌何爲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
爲同志今已殊域往爲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歎非
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

晉書○永長朱誕彥先顧榮公胄表南今伯

與友人松滋令袁甫書

甫字公胄歷陽人歷淮南國大農郎中令

甫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太安中入洛譚與甫書

誠以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
匿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
驅望雲霄而偶翮見鴻漸之輕羽瞻長塗而高鳴知
騏驥之迅足

晉中興書

求退牋

譚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薦于寶范珽于朝乃上牋求退不聽

譚聞霸王遠聽以求才爲務僚屬量身以審已爲分
故踈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于木偃息文侯就式其

言言
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
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聞
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
餐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
晉書

顧榮

字彥先吳郡人
歷散騎常侍

與親故書

傳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奏免河南尹澹
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
肅然貴戚懾伏
榮與親故書

傳長虞為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

可貴也

與州里楊彥明書

榮為齊王冏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
日昏酣不綜府事轉中書侍郎嘗與彥明書
及冏誅轉太
子中庶子

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
不知耳

與鄉人書

陸曄字士光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
之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

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

上琅邪王睿牋

元帝初為瑯邪王鎮江東以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費萬機榮上牋諫之

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叅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疆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沖虛納下廣延儁彥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耻則羣生有賴開泰有期矣

上琅邪王薦南人士

時南中人士未盡才用榮又言云云書奏皆納之

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

並晉書○金玉其質王隱晉書作金

相玉質公望作民望才幹作才力膽幹上有加以二字

殷祐

字景元
雲陽人

上琅邪王論顧榮牋

榮初為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
反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敏仍遣其卓出橫
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與卓共謀討敏
事平還吳元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加散騎
常侍卒官帝臨喪盡哀表贈榮依齊王功
臣格祐為吳郡內史致牋贈榮侍中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及
帝為晉王追封為公

昔賊臣陳敏憑寵藉權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
郡威逼士庶以為臣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
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
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姦逆之下每

惟社稷發憤愴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著羣士名
寇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
躬當矢石為眾率先忠義奮發忘家為國歷年通寇
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勲茂上伐義彰天下
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參議
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
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為方嶽杖節
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
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眾無一旅任
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

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尚成功封
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
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疆弱不同優劣
亦異至於齊府叅佐扶義助疆非創謀之主皆錫珪
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
賞卑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
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況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
事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

晉書

賀循

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歷中書令改太常授左光祿大夫

與王導書

尚書符問太常賀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
向陰室復有七宣帝后應共處七室埽中當
別處陰室循謹按后配尊於
帝神主所居同太室與導書

代祖武皇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既七而有楊元后之
神時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盛室
刁協按元皇后於太廟東陰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

室

杜氏
通典

報虞預書

預爲會稽郡主簿循書
云位爲朝右恐未宜稱

楊方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內史諸
葛恢見而竒之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
簿虞預稱美之送示循
循報之遂稱方於京師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

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
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
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
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
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
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
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畎畝足
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 晉書

熊遠

字孝文豫章南昌人歷
太常卿加散騎常侍

上琅邪王疏

自此至衛展上
晉王皆元帝也

遠爲瑯邪王丞相主簿時傳北陵被發王
將舉哀遠上疏屬有杜弼之難不能從

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
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
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卽宜命將至洛
脩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
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辱之大耻臣子
奔馳之日夫脩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
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
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之以爲義
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

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思德於下
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
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
延頸之望矣

晉書

奏丞相琅邪王疏

資治通鑑作書

元帝在江東承制百度草創議斷不循法高下無狀遠奏疏是時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

自軍興以來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王者不敢任
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
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
按法蓋龕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

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
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
為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
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
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准以虧

舊典也

杜氏通典

又

遠轉丞相參軍是時瑯邪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杜破遠又上疏

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
未反園陵逆寇游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

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弼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
 經載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尅用兵之難非獨
 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
 勲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
 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
 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
 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
 才卽賊不足慮也

晉書

論荀組啓

伏見吏部以太尉荀組爲尚書令領豫州組朝之素

望識了舊典不應處外

初學記

又

伏見吏部以太尉荀組爲尚書令領荊州牧自三代
 以來未聞以納言之官而出領牧伯者

太平御覽

王鑒

字茂高堂邑人歷駙馬都尉補永興令

上琅邪王勸親征疏

鑒爲琅邪國侍郎時杜弼作逆江湘流弊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王親征之王卽命中外戒嚴會弼已平故止

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
 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

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籍
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伯垂盡之餘人耳而百
越鷓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
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
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歛搜奪周而復始卒
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鑿
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碁而
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
者哉江揚本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
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拊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闕
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鑿之所
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歿之寇兵
馱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
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
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
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
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
六軍旣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
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
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鑿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

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
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
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
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
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
不可長況虎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
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
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
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騫四
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
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
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
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旂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
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
輅蒙嶮不以爲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
而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表
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亾全
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閒居
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
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

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

晉書

丁潭

字世康會稽山陰人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

上琅邪王書

潭遷瑯邪王丞相西閣祭酒時王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

爲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爲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旣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奸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爲國者由爲家也計

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後今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

晉書

周嵩

字仲智浚次子歷御史中丞為王敦所害

上晉王疏

初元帝作相嵩為參軍及帝為晉王拜奉朝請嵩上疏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悅坐輕忽朝廷收付廷尉

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

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耻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

戴邈

上晉王睿疏

建武元年邈為征南軍司上疏王從之始立太學

喪亂以來庠序隳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

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猝而成比
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廢墜已久矣又貴遊之子未
必有斬將搴旗之才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
講肄道義良可惜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消
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
以勵風化資治通鑑

衛展

字道舒瓌族子歷廷尉

上晉王論刑書

展為晉王大理考摘故事有不合情者上書王令答之

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

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亾家長斬若家長只
逃亾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
亾逃亾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
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
姦生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為正條則
法差簡易

晉王令答

先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
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虚心者也杜氏通典

陳頴

字延思陳國苦人歷梁州刺史

薦焦保

元康中頽舉孝廉州將留之
頽薦同縣焦保州乃辟保

保出自寒素稟質清冲若得參嘉命必能光贊大猷
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頽庶免臧文
之責

與王導書

元帝為琅邪王加鎮東大將軍頽遷
鎮東行參軍典兵法兵二曹與導書

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
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
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

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恤法物
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
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
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

劉琨

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并州刺史
進司空太尉為段匹磾所害

與丞相牋

懷帝永嘉元年正月以太傅東海王
越輔政十二月越自為丞相五年薨

琨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領匈奴中郎將時
并土兵荒僵尸蔽地荆棘成林琨撫循勞來
甚得物情按牋必此時與丞相

不得進軍者實困無食殘民鳥散擁髮徒跣錄召之
日皆披林而至衣服藍縷木弓一張荆矢十發編草

盛糧不盈二日夏則桑椹冬則豈豆視此哀歎使人氣索恐孫吳韓白猶或難之況以琨怯弱凡才而當率此以殄疆寇

王隱晉書

答太傅府書

懷帝永嘉二年○琨為并州刺史時劉淵在離石琨密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淵甚懼遂城蒲子而居

借遣使驛離間其部落淵遂怖懼一大於南奔蒲子

雜虜歸降萬有餘落

資治通鑑考異云按時淵疆琨弱豈因畏琨而徙都蓋琨為自大之辭史因承以為實耳

又

永嘉三年六月答太傅府書○石勒載記曰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攻壺關勒敗秀於白田殺之遂陷壺關懷帝紀永嘉三年七

月劉聰及王彌圍壺關琨使兵救之為聰所敗麗淳以郡降十六國劉淵遣聰攻壺關敗韓述黃肅

聰彌一上黨龐惇不能禦

一上下有脫誤

安居走利韓述授首封田之敗黃肅不還浹辰之間

名將仍殄

即重遣江陶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疾據襄垣續遣

鷹揚將軍趙擬梁余都尉李茂與倚併力輕行夜襲

賊捐棄輜車宵遁而退追尋討截獲三分之二當聰

彌之未走烏丸劉虎構為變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

稱臣於淵殘州困弱內外受敵輒背聰而討虎自四

月八日攻圍

與丞相牋

劉琨傳云初單于猗也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為代郡公與

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懷帝紀云永嘉初猗盧寇太原琨徙五郡居之按此牋是言其事浚時為幽州刺史

昔車騎感猗也救州之勳表以代郡封也為代公見聽時大駕在長安會值戎事道路不通竟未施行盧以封事見託琨實為表上追述車騎前意即蒙聽許遣兼謁者僕射拜盧賜印及符冊浚以此見責戎狄封華郡誠為失禮然蓋以救弊耳亦猶浚先以遼西封務勿塵此禮之失浚實啓之浚遂與盧爭代郡舉

為所破紛鎔之由始結於此鴈門郡有五縣在陞北盧新并塵官國甚彊盛從琨求陞北地以竝遣三萬餘家散在五縣間既非所制又於琨殘弱之計得相聚集未為失宜即徙陞北五縣著陞南盧因移頗侵逼浚西陞圍塞諸軍營浚不復見恕危弱而見罪責

又

後魏書帝紀云劉琨乞師救洛懷帝遣步騎二萬助之東海王越以洛陽饑荒不許

琨碩身竭辭北和猗盧遂引大衆躬啓戎行即具白太傅切陳愚見取賊之計聰宜時討勒不可縱而宰相意異所慮不同更憂苟晞馮嵩之徒而稽二寇之誅遣使節抑挫臣銳氣臣即解甲遣虜衆歸國

聰即劉聰

勒謂石勒

又通鑑懷帝永嘉五年七月王浚立皇太子

浚設壇場有所建立稱皇太子

又通鑑永嘉五年九月劉粲殺南陽王模

平昌以九月遇禍世子時鎮隴右故得無恙

上太子牋太子為秦王業即愍帝○通鑑永嘉六年七月高喬郝聿以晉陽降漢晉

書劉琨傳屬龐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出禦之劉粲乘虛襲取晉陽

聰以七月十六日復決計送死臣即自東下率中山

常山之卒竝合樂平上黨諸軍未旋之間而晉陽傾

貞考異云十六國春秋亦云琨收兵常山本傳誤也

與丞相牋建興元年琅邪王睿用郗鑒為兖州建興二年十一月壬寅朔與丞相牋

焦求雖出塞鄉有文武膽幹苟晞用為陳留太守獨

在河南距當石勒撫綏有方琨以求行具兖州刺史

後聞荀公以李述為兖州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求同

日而論至於膽幹可以處危權一時之用李述亦不

能及求而王玄年少便欲共討求琨以求已與玄構

隙便召還而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二千石及文武

大姓連遣信使求刺史是以遣兄子演代求領兖州

事往年春正月遣詣鄴至是斬王桑走趙固云今

勒據襄國逼近鄴城故令演轉南演今治在廩丘而

李述郗鑒竝欲爭兖州或云為荀公所用或云為明
公所用大寇未殄而自共尋干戈此亦大潰也輒敕
演謹自守而已

云云現集必有他語通鑑刪之耳

又

傳長安消息主上是秦王

並劉琨集資治通鑑考異引載中多訛逸今仍之

又

致裘一領亦達其情耳

北堂書鈔

答晉王睿

元帝建武元年轉琨為侍中太尉并贈名刀琨答曰

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

晉書

遺石勒書

初勒被驚平原與母王相失及劉聰署勒領并州刺史幽州牧琨遣張儒送母于勒遺勒書勒報書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

將軍發跡河朔席捲兖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眾雖尅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亾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

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勲義堂堂長享遐譽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螳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夷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基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

晉書

同前

藝文類聚

將軍誕稟雄姿勇略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跡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沔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然乎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殄滅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擁衆百萬橫逆宇內所

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劉聰父子戎狄凡十乘釁肆毒寇虐人神煞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況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為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霧霧之氣雖朝疑而夕消暫見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為民主不亦難乎

石勒報劉琨書

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晉書

與親故書

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其意氣相期如此○逖字士雅范陽首人與琨為司州主簿並有英氣每語世事輒中宵起坐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

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晉陽秋○

常一作恒

與兄子南兖州刺史演書演字始仁琨兄左長史興之子為都督後

將軍被害

前得安州乾姜一斤桂一斤黃芩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潰悶常仰真茶汝可信信置之壯堂書鈔○御覽前得安州乾

茶二斤薑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煩悶恒假真茶汝可信信致之

與兄弟書

單于但欲得碧汝不可不檢送太平御覽

書

膽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意藝文類聚未否是書

盧諶字子諒范陽人

與劉琨書

琨與諶父志善諶辟太尉掾洛陽沒北依琨于并州琨為司空以諶為主簿轉從事中郎琨為石勒所破諶隨琨投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匹磾復以諶為別駕諶憶琨前恩故贈書并詩琨答之及琨見拘匹磾為五言詩贈諶託意非常想張陳鴻門白登之事以激諶

諶素無奇畧以常辭酬和殊乖琨心匹磾既害琨尋亦敗喪諶歸段末波復仕石季龍中書監歸冉閔遇害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歿罪歿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鴈乏善鳴之分卷異遽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盼不免饌賓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于今五稔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已彰大雅含弘量苞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運籌之謀厠讌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為知己古人罔喻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縻軀不悔雖微

達節謂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
 夷險已之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
 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分乖之
 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于茲亦奚必臨路而後
 長號覩絲而後歔歔哉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
 存念亾觸物增眷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
 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
 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懣謹貢詩一篇抑
 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
 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則所謂咸

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諶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諶歿罪歿罪

可庶一作可度增眷一作眷戀○濬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

來斯雍至止伊順三台摘朗四岳增峻伊陟佐商
 山甫翼周弘濟艱難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同流
 加其忠貞宣其徽猷伊諶陋宗昔邁嘉惠申以婚
 姻著以累世義等休戚好同與廢孰云匪諧如樂之
 契王室喪師私門播遷望公歸之視險忽艱茲願
 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大鈞載運良
 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
 日如昨忽為疇曩疇曩伊何逝者彌踈温温恭人
 慎終如初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
 妙哉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伴下
 和質非荆璞眷同尤良用乏驥駮承亦既篤眷亦
 既親飾獎駑猥方駕駿珍弼諧靡成良謨莫陳無覲
 狐趙有與五臣五臣奚與契濶百罹身經險阻足
 蹈幽遐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匪他
 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狹是節士情以體生
 感以情起趣舍同要窮達斯已由余片言秦人是

書言... 卷四十三
憚日碑效忠飛聲有漢栢栢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
都濟厥塗炭塗炭既濟冠挫民阜謬其疲綵授之
朝右懼任大下欣施厚實祇高明敢忘所守相
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每憑山海度
覲高深遐眺存亾緬成蜚沈長徽已纓逝將徒舉
收迹西踐御哀東顧曷云途遠曾不咫尺步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絲絲女蘿施于松標稟澤洪幹晞陽豐
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颺纖質
寔微衝颺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不見得魚亦忘
厥餌遺其形骸寄之深識先民願意潛山隱几仰
熙丹崖俯澡綠水無求於和自附衆美慷慨遐蹤有
愧高旨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一轍
死生既齊榮辱奚別處其玄根廓焉靡結福為禍
始禍作福階天地盈虛寒暑周迴夫差不祀釁在勝
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邈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
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上弘棟隆下塞
望民

劉琨答盧湛書

琨頓首捐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
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
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惟厚薄
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輟張困於逆亂國破
家亾親友凋殘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
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
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九銷之
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
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
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然後知

書紀同全 卷四十三 二三五

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昔駱驥倚輶於吳
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
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
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
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國破家
亡一作

家國破亡坐藝文作處分析作離析不能不悵悵耳
恨上有以字百里奚下一有非字○厄運初遘陽爻
在六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橫厲糾紛羣妖競逐火燎
神州洪流華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心
在目 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
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藥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龜玉韞
積毀諸芻狗之談其最得乎 咨余軟弱弗克負荷
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忠隕于國
孝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釁之深終莫能磨
郁穆舊姻嫵婉新婚不慮其敗惟義是敦裏糧携

弱匍匐星奔未輟爾駕已隳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
根長慙舊孤承負冤冤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
繁縟柔條脩罕朝採爾實夕將爾竿竿翠豐尋逸珠
盈腕寔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矣庭虛情滿 虛
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有鳥翻飛不
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我
之敬之廢歡輟職 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
言以暢神之往四美不臻登醪覆觴絲竹生塵
素卷莫啓幄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鄰 光光段
生出幽遷喬資忠履信武烈文昭旌弓驛驛輿馬翹
翹乃奮長縶是轡是鑣何以贈子竭心
公朝何以叙懷引領長謠○並文選

郭元

與兄郭誦書

誦時為
陽翟令

李矩為安西將軍司州刺史與石勒相拒勒
遣石虎率精騎五千掩矩營生執矩外甥郭
誦弟元教元作書與誦勒又與誦書餉以麩
尾矩所領將士並欲歸勒因知眾之去已乃

率眾來歸。晉書云：賊遣元以書說李矩，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弟當何論。勒將石生掠河南，矩等大饑，通使於劉曜，後南奔道卒。

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

石勒與郭誦書

賓禮貴弟相同，斷金往物為信。

並蕭方等三十國表秋。晉書無石勒後

書一

杜弢

字景文，蜀郡成都人。

與柳監軍書

柳純字偉淑，成都人，有名德。幹器歷西夷、長水、校尉、巴東監軍。

李特事見前羅尚閭式注內。

前諸人不能寬李特一年，又不以李士權為汶山太

守而屯，故如此。此謂失之毫釐，差以萬里。

華陽國志此謂一

作所謂

遺應詹書

詹見後

弢州舉秀才，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為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數萬家，布在荆湘，會蜀賊李驤屯聚樂鄉，弢與詹擊破之。眾共推弢為主，乃自稱梁益二州牧。湘州刺史元帝為瑯琊王，命王敦、陶侃等討之。弢連戰失利，請降。不許。弢遺書于詹，詹甚哀之。乃呈弢書，并上言許降。宣詔大赦，加弢巴東監軍。諸將殉功者，攻之不已。復舉兵反，戰敗，乃遁逃。不知所在。

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歎，凶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

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
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筭不經遠
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
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卽具
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於衆疑之
中非高識玄覩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於清流
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廢賢
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大府備列
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殉名之徒將讒間於聖主
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

王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盈於三江
威則威矣然吾衆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誠信爲
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
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於四海逼向義之人以爲叛
逆之虜歟思善之衆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
之筭也驅略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
機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
寧當令抱枉於時不證於大府邪昔虞卿不榮大國
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於李陵雖刑殘
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爲國思靜難

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餘裕乎望
卿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光臨使吾得披露肝
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爲一匡於
聖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於閭闔掃長
蛇於荒裔雖歿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却
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沂流西歸夷李雄之逋寇
脩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
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
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汶嶽
荷忠順之恕衡湘無代叛之虞隆足下宏納之望極

吾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石其音哉然顛顛十餘萬口
亦勞瘁於警備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
右若往言有貳血誠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而已

晉書○王陶一作耳
陶山公謂山簡也

應詹上琅琊王請杜弢類附

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因使
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爲變樂
鄉劫略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
慷慨會驤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相
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

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拔弢
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於河水
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忽
過以錄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圯運之會遇思弘遠狀
故齊赦射鈎之誅晉貫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
勳隆一匡之美譽况弢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投命邪
以為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
於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 百書

紀瞻 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歷散騎常侍驃騎將軍

粉香帖

瞻白昨信來永携今共言貧家無以將意今粉三斗
少香所謂物微意全者也 入書不多紀瞻頓首

蓋一作送黃伯思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也觀此語不待見筆跡可判其偽矣

辛炳

與栢朗書

王曠論討陳敏計曰賊今下屯橫江又云復據烏江皆塹壘彭排鹿角步安嚴峻以表盛

栢振武令下官將千二百人掩襲賊營值天洪雨

仗沾濕塹廣深丈餘鹿角五重樓櫓嚴

唱攻逼至小食不剋 太子御覽

更三

書記洞詮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一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九
東晉

王導字茂弘瑯邪臨沂人
歷位太傅拜丞相

上琅邪王睿牋

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傾心推奉
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牋辭鼓
蓋加崇之物
王下令許之

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
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
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

書記洞詮

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耻辱天官混襍朝
望頽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饗
竊名位取紊彛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
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

晉書

上晉王書

元帝建國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歷遷驃騎
將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於時軍旅不息學
校未修導上
書王甚納之

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
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彛倫攸叙有耻且格也
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
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
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有若自然日遷善遠臯而不
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嫡子猶與國
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學故
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
道而賢士也人知士之所賢由乎道存則退而脩其
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
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素之業著浮僞之道息敦
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卽孟軻所
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

統禮教陵替頌聲不興于今二紀傳曰三年不爲禮
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如此其久者乎先
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唯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俎
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
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當傾危
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蕩瑕撥亂反正誠
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
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
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禮樂政刑當竝
陳以俱濟者也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陶

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
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
王綱弛而更張饕餮改情獸心革而揖讓而蠻夷服
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
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平柏文之霸皆先
教于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教道使朝之子弟竝
入于學立德出身者咸習之而後通德路開而僞塗
塞則其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選明博修禮之士
以爲之師隆教貴道化成俗定莫尚於斯也

宋書禮志○治
化晉書作風化德化作德禮嫡子作世子敦素作敦
樸道作風後生惟聞金革之響作後生惟金鼓是聞

風作俗傾危作陽九學校作學業墜而復興下有云俎豆之儀幽而更彰陶作感大作深改作檢

問賀循書

元帝為瑯邪王將即極位告廟書問循

或謂宜祭壇拜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羣情告四祖之廟而行者若爾當立行廟王今固辭尊號俯順羣情還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行不知今進璽當云何

賀循答王導書

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生初封漢王時羣臣共奏上勲德承以即位今雖不正同然議可方

論

又與賀循

得乃僕射書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章郡是父也至皇帝為七廟至懷帝京兆府君應落想足下亦是識乃侯不欲告惠懷二帝不知於禮云何

賀循又答

古禮及漢氏之初皆帝帝異廟即位大事謁于太祖故晉文朝于武宮漢文謁于高廟也至光武之後唯有祖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別室魏晉依之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毀恐有事之

日不得偏有不告然人不詳太廟定議不敢必據欲
依古禮惟告宣帝一廟人意以祖宗非一其太廟合
共事與古異不得以古禮為斷

與賀循論虞廟書

元帝初為晉王妃虞氏先亾及追謚為后而
元帝子明帝自有母時以此疑故此兄弟昭
穆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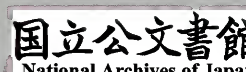
王所崇惜者體也未敢當正位入廟及毀廢之所不
知便可得爾不

賀循答書

漢光武於屬以元帝為父故於昭穆之叙便居成帝
之位而遷成帝之主於長安高廟今聖上於惠帝為
兄弟亦當居惠帝之位而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別廟
則虞妃廟位當以此定

又答導又云戴若思欲於
太廟立后室循答

愚以尊王既當天之正統而未盡宸居之極稱既名
稱未極更於事宜為難或謂可立則廟使進退無犯
意謂以尊意所重施於今宜如有可爾理若全尊尋
備昭穆既正則俯從定位亦無拘小別然非常禮無
所取准於名則未滿於禮則變常竊以戴所斟酌於
人情為未安並杜氏
通典



與從兄含書

導從兄敦初為江州刺史永昌元年率眾內向王師敗績以敦為丞相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偽讓不受還屯武昌及明帝初移鎮姑孰自為揚州牧暴慢愈甚以錢鳳沈充為謀主鄧嶽周撫等為爪牙徙兄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養含子應為子及病拜應為武衛將軍以自輔明帝下詔討之敦病篤使鳳等率眾三萬向京師含為元帥至江寧導時為司徒遺含書含不答敦死含戰敗父子奔弟荊州刺史舒沈于江

近承大將軍困篤縣縣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云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

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抑姦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未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

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
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
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
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間
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
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
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
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
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
栢文之勲不遂而卒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

之志旣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
邪執省來告爲兄羞之且悲且慙願速建大計唯取
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
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卽是導所統六軍石
頭萬五千人宮內後死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
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
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

以爲灼怛也

晉書○含子瑜字仲玉應字安期鄧嶽

鑑作抑制不逞還藩武昌將終作臨終宰相孺子者
不作以孺子爲之者乎在人作在民不北面三句作
兄乃妄
萌逆節

與南蠻校尉陶稱書

稱陶侃子性虓勇不倫歷南中郎將江夏相為庾亮

所收棄市

導成帝時進位太傅拜丞相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稱說亮當舉兵內向復以亮謀語導或勸導密為之防導與稱書於是讒構遂息

庾亮帝之元舅宜善事之

晉書○庾亮通鑑作庾公

答別駕孔坦辭拜左丞

坦見後

省啓慨然卿在朝無賴端右康濟時務拾遺損益者多矣衆談咸以左丞事要宜須諒直以攝百揆今天下事弊亦是急病讓夷之日豈得已已者矣

北堂書鈔

與從子允之書

允之字深猷導從弟舒子歷會稽內史

允之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監都尉父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導與之書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

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

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亾略盡子弟零落遇

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

晉書○王戎為太保封安豐侯和嶠字長輿

與從子羲之書

尺牘作與王廙誤○羲之見後

王彭之小字虎狔弟彪之小字虎犢羲之在南導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彭之仕至黃門郎彪之左光祿大夫

虎狔虎犢還其所如

言其真如狔犢耳○王氏譜

與人論周顓書

顓字伯仁浚之子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為王敦所害

雅流弘器何可得遺顛為荊州始至而建平民傳密等叛迎蜀賊狼狽失據還建康未即得用導乃與人書

王制帖

省示具卿辛酸之至吾甚憂勞卿此事亦不暫忘然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尚在毅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許

卿當如何導亦天明往至一作意毅一作殿大觀帖作殷非

改朔帖

導白改朔情增傷感濕烝自何如頗小覺損不帖有

應下懸耿連哀勞滿悶不具王導下一作不○並淳化帖

王敦字處仲導從兄位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謀逆剖棺戮尸

與劉隗書

初隗以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永為湘州續用隗及戴淵為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隗答之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為名

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

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

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周生謂周顛

劉隗答王敦書隗字大連彭城人歷鎮北將軍都督王敦亂奔石勒為從

事申郎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

忠貞吾之志也並晉書

與從弟導稱楊朗書

朗字世彥弘農華陰人

朗父淮字始立脩之孫元康未為薊州刺史見世語○八王故事云淮六子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朗第三子

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為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位望殊為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世說

又與導書

溫嶠為敦左司馬謬為密謀得補丹陽尹還都具奏敦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都督東安北諸軍事敦與導書表誅奸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嶠率眾擊王含破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魏書云敦與導書後自手筆

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

晉書○楊云觀敦與導書如此敦之逆謀導豈不知

益坐觀成敗敦勝則從敦晉勝則從晉千古漏網之賊也其得美名者子孫貴盛彌縫之也

同前

資治通鑑併募生得嶠二句誤為書赤牘引載王云司馬既訛於前楊復承之於後

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

蟾節帖

敦頓首頓首蟾節忽過歲暮感悼傷悲今邑想自如常比苦腰痛憤憤得示知意反不以悉王敦頓首頓

首

淳化帖○今邑一作意

衛玠別傳云玠至武昌見王敦談論彌日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世說云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云云晉書悉同惟以阿平作何平叔耳然此非書也尺牘亦載云與僚屬非

書已同

卷四

廿

王曠導從弟元帝過江曠首創其謀歷淮南太守

與東海王越書

元帝為瑯邪王拜安東將軍裴卻為長史卻有器望侍中曠與越書稱之

裴卻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達此下人士大敬附

之晉諸公贊叙

王廙字世將導從弟歷平南將軍荊州刺史

廿四日帖東書堂帖云得示知四日相見及妙未行○偽

廿四日廙白唯久白想適妙來行未面遲想得示知

同云冀何生相見近及不多王廙白黃伯思云王世將二十四日帖

與第一卷數朝等偽帖字勢無異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

七月十三日告藉之等近日遣王秋書不言月行復

半念汝獨思不可堪居奈何奈何兩涼不審媿何如

汝所患遂差未懸心不可言阿母蒙恩上下悉佳宜

可行瀉瘡如復斷要取未斷愁人宜復具日發與別

惘惘不可言今遣使未北及書不足白復會日消息

廙疏大觀帖○淳化帖媿何如別一帖行一作何獨一作緬審一作悉及作反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歷右光祿大夫錄尚書事領秘書監

與王敦書

元帝崩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道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時為尚書左僕射上廟號曰中宗與敦書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為司空於此街之而止

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
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
上號中之下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晉書

范堅字子長順陽人尚書右丞護軍長史

奉馮懷書

漢氏以來釋奠先師唯仲尼不及公旦何也

馮懷答

若如來談亦當憲章堯舜文武豈唯周公乎晉尚書大事

白事大將軍王敦

敦時南閣祭酒范堅白事敦使州府博議參軍周武議云禮古今不同謂取則於朝廷從

之

伏見每宴會眾樂備奏倡伎兼作愚淺多蔽竊有未
安今國耻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樂杜氏通典○梓宮謂懷帝

顧和字君孝榮族子歷尚書令散騎常侍

問訊丞相王導

王敦謀逆兄含為光祿勳委職奔始孰導請闕謝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和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

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
體起居何如世說

與蔡謨書謨見後

夏侯家言食漿酪猶勝於羹飯耳

太平御覽

應詹

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

薦京兆韋泓

泓喪亂之際客游洛陽素聞詹名遂依托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遂隨從積年為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瑯邪王王即辟之位至少府卿詹卒泓祀詹終身

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春花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

與陶侃書

詹遷使持節都督江州刺史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病篤與侃書

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繾綣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固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

與長即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竝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歿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

並晉書
卞壺 字望之濟陰宛句人歷尚書令蘇峻反加領軍將軍給事中苦戰死之

上元帝自陳牋

明帝初拜東中郎將壺為長史遭繼母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牋自陳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服闋為太子師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

壺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亾父往為中書令時壺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

祇就門戶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及難流寄蘭陵為苟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郡規得托身尋蒙見召為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既梟縣壺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壺為尚書郎實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壺年九歲為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亾母張所見覆育壺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闕

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無效
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壺一
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壺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
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歧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
諸叅佐竝以明德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損益賀
循謝端顧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壺委
質二府漸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
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

與平南將軍溫嶠書

時庾亮將徵蘇峻入朝壺固爭未可倉卒亮
不納壺知必敗與嶠書及峻反進攻青溪壺

力戰死之子盱眙相
隨赴賊同時遇害

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何吾今
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
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
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
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
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
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

並晉書
通鑑

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禽不本出足下數句作本
出足下以爲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
諫止之或當相從
耳○王公謂導

勅書帖

足下佳不朝房郎上獲諸誠文墨至便在舍事許改
愛子紙下物知此草勿令一人見也吾今勅書事令
不發亟付卿發發便密令人傳之壺白淳化帖

劉焜

與下壺疏

僕陽太守劉焜與同姓劉疇婚司徒下太常
諸博士議非之焜以為同姓有正姓有庶姓
有複姓有單姓宜理在可通與壺疏壺以焜
書示朝賢光祿大夫荀崧答壺云如焜所執
尚在限內雖遠不可尚在限外不遠可通吾
無以異之王伯輿鄭玄高雋弟子也為子稚
賓取王處道女當得禮意于時清談盡無議
議今難者雖苦竟不能折其理春秋不伐有

辭謂焜不
應見責

堯妻舜女其代不遠又春秋云畢原酈郇文之昭邗
晉應韓武之穆代俗之所惑上惑堯舜之代下惑應
韓之昭穆欲追過堯舜耶則經歷聖人論者或謂魏
魏蕩蕩之德可以掩堯舜之疵或謂代近姓異可以
通應韓之婚豈其然哉若代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
婚則周公立百代之限禮記云娶於異姓附遠而厚
別此二義復何所施如其不然則明始限之外堯舜
可以婚理終之後應韓可以通堯舜之婚以正姓分
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也絕則無繫終則

更始斷可識矣杜氏通典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徙家尋陽歷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

遺平南將軍荀崧書

杜會新野人初事牙門將胡亢甚信任之尋斬亢而據其眾自號南中郎將領竟陵太守與弟五猗分據沔漢侃時為荊州刺史擊曾師敗曾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侃遺崧書崧藉曾為外援不從會復率流人圍襄陽王敦遣周訪討會斬之

杜會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
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

答中書令庾亮

蘇峻為歷陽內史多納亾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徵為大司農峻遂反至石頭亮督

護王彰為峻黨所敗侃素有憾於峻至是舉兵赴援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

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

又

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

移庾亮書

後將軍郭默據湓口反亮表求親征加征討都督率將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亮亮曰元帥指搆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若辭不受

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惟矯然獨為君子並晉書

答溫嶠書北堂書鈔作陶益答侃

奉所送帳下得蘇峻兜鍪兜鍪作之巧劾用功殊多

戰器不須事此也意謂不如三甲今者逆賊身所服
此是凶器古人惡其名得此兜鍪者猶以有功令賞
其細葛一端太平御覽○令一作合賞之

與王導書

後將軍郭默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
侃上表討默與導書導答之侃省書笑曰是
乃遵養時賊也侃至默將宋侯
縛默父子請侃降侃斬默等

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

同前

楊本赤牘所載

郭默殺方州即用方州殺宰相便為宰相乎足下自
謂遵養時晦是乃遵養時賊也王云按史導答書云
云侃乃示人曰遵養

時賊也今附於此不知別出何典
即用方州去一為字文義不貫

王導答陶侃書

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舩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
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

時晦以定大事者耶

晉書○通鑑云使有其地朝廷
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居作據

○加尺牘作如誤○楊云舉措如此與唐之盧杞李
輔國何異史之溢美多矣雖然幸有此處逗漏也王
云楊語殊未公茂弘此舉蓋懲庾氏蘇峻之役又未
知陶士行意何如耳姑息之政則有之至於輔國魯
君幽父盧杞險刻召亂事若水炭何輒妄擬楊史學
不精而輕於持論往往如此王將無琅邪遠胄耶

答慕容瓌書

慕容氏無名瓌惟慕容瑰字奕洛
瓌有與侃書此當是侃答瑰耳

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驥收屈盧必陷之矛集鮫犀

不入之盾

太平御覽

温嶠

字太真太原祁人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為王導答薛太常書

薛兼字令長丹陽人永昌初為太常加散騎常侍

太常華恒被符宗廟宜時有定處恒以為七代制之正也兄弟旁及禮之變也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今聖上繼武帝廟之昭穆四代而已前太常賀循等並以為惠懷愍三帝別立寢廟臣以為廟當以容主為限亦無常數功德之君自當特立以七為正不限七室故雖有兄弟旁及至禘祫不越昭穆則章郡潁川宜全七代之禮今宜為京兆以上別立三室於太廟西廂宣皇帝得正始祖之位惠懷二帝不替而昭穆不闕於禮為安驃騎長史温嶠議惠懷愍於聖上以春秋而言因定先後之禮然非繼體之數也按太常恒所上欲遣章郡潁川以全七代愚謂是恒又求京兆以上三代在廟之西廂臣竊不安

温嶠為王導答薛太常書又荀崧與王導書導答

省示并博士議今明尊不復得繫本親矣先帝平康北面而臣愍帝及終而升上懼所以取譏於春秋今所論太廟坎室足容神主不耳而下愍帝於東序若按尊尊之旨愍帝猶子之列不可為父與兄弟之不可一耳按魯閔公僖公之弟也而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如此無疑愍帝不宜先帝上也今唯慮廟窄更思安處宜令得並列正室

荀崧與王導書

類附

三年當大禘愍帝以居子位復居父位且子雖齊聖

書言滌詔 卷四十三 十九
不先父食此君即父也此為愍帝是先帝之父懷帝是愍帝之父惠帝懷帝之父二代便重四代所以為疑處也

王導答荀崧

意謂君位未固無復甦還子位之理惠帝至先帝雖四君今一不以一君為一代何嫌二代之中重四君耶今廟尚居上祀何得居下若甦下則逆祀也孔衍議別廟有非正之嫌似若降替不可行也博士傳純議惠懷愍宜更別立廟

答王導書

元、崩、嶠、答、導、書

近詔以先帝前議所定唯下太常安坎室數今坎室窄其意不過欲定先神主存正室故下愍帝也廟窄之與本體各是一事何以廟窄而廢本體也

與謝安論異姓為後書

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眾是謂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並杜氏通典

重與陶侃書

蘇峻為歷陽朝廷疑之時侃為征西將軍有威名于荆楚又以西夏為虞使嶠為江州刺史鎮武昌及峻反祖約據歷陽與為首尾嶠移告四方推侃為盟主侃初恨明帝之崩不

預顧命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侃因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登還嶠以峻殺其子瞻重遣書以激厲之於是戎服登舟與嶠等同赴京師討峻平之○侃答嶠二語尺牘亦載作書

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王三郡軍竝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虵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

僕與仁公竝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感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叅栢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

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
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晉書○所
統至通鑑

作所統軍至 今日之憂豈
惟僕一州文武莫不云云

與陶公書

奉惠赤角一具及鞞鼓馬鞭鼓角既周軍用馬鞭服
以周旋玩之于手與之偕老也偃武之日乃當藏之
篋笥耳

與陶侃箋

霧氣過差則君道幽晦並太平
御覽

梅陶字叔真汝南西平人為王敦諮
議參軍歷尚書見永嘉流人名

與親人曹識論陶侃書

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
不能及也晉書○尺牘
皆不能及也

在湓口與王公書

蘇峻勇而無謀兵家所常弊也長廣人釋鋤犁執干
戈何知戰法太平
御覽

書

古人就食於安里今三州米流出門無如今年豐若
以古人用之則累世之儲也北堂書鈔不
言與何人書

荊州佐史

書言評語 卷四十三
辭詣王敦白陶侃

侃為荊州刺史王貢與杜曾舉兵反侃戰敗免官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進軍入湘擊

杜弼大破之侃之佐史

辭詣敦敦奏封侃官

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
効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
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尅羣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
杜弼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
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
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
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

杜弼懼來經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
侃卽迴軍遡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
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民塗炭使侃統領
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
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
祚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日殺
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
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
時死不可勝數賊衆叅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
隊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

黜削侃性謙冲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惟恐稽遲然
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豪釐之差將致
千里使荆蠻乖離西嶠不守唇亡齒寒侵逼無限也

晉書

虞預

字叔寧會稽餘姚人
歷散騎常侍領著作

與從叔父書

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
欲使沙汰穢濁與其從叔父書卒如預言未

半年遂
見斥退

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
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

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
預所大恐也

上會稽太守庾琛記

琛命預爲主簿預上記陳時
政所失琛善之即皆施行

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
歛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多去來送故迎新
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
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
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脩加以王塗
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

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例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損嚴爲之防

與丞相王導論荀崧牋

蘇峻之亂崧爲散騎常侍與導等共登御牀擁衛成帝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累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祕書監薨預爲著作郎與導牋請加贈秩不從

伏見前祕書光祿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歷位内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

處嫌忌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爲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之以智險而不懼扶持至尊繾綣不離雖無扶迎之勲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固名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沒無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後淳風頽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

晉書○崧爲魏太尉或玄孫

楊方

字公回會稽人歷高梁太守

為虞領軍薦張道順

領軍虞預○此未詳為牋記否

蓋聞驪龍之珠必沈紫泉之裏垂天之翼必翔青冥之表竊見處士吳國張道順天挺珪璋明達清秀下筆掩彫龍之文發言吐談天之藻慕西道之陽生希北巷之顏回若得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鏘必騰躍天路出觀聖世

太平御覽

陸玩

字士瑤吳郡吳人暉弟歷遷侍中司空

與丞相王導牋

赤牘作陸琬誤

玩詰導導食以酪玩還遂病明日與導牋其輕易權貴如此

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世說○民晉書

僕作

劉超

字世瑜瑯邪臨沂人歷右衛將軍為蘇峻所害

保任帖

超死罪白如命皆令有本末保任然後受隨宜分處

謹白

淳化帖○黃伯思云劉超為人慎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外書此帖不應尚傳又字勢與元

帝大別其偽審矣

郝鑿

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歷司空進位太尉

孝性帖

鑿頓首頓首災禍無常奄承遘難念孝性攀慕兼剝不可堪勝奈何奈何望遠未緣叙苦以增酸楚鑿頓

晉頓首帖

淳化

書言淵論

卷四十三

三十一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三 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 十

庾亮 字元規 潁川鄢陵人 明穆皇后之兄 領江荆豫三州刺史 進號征西將軍

與周邵書

邵字子南 汝南人 與南陽翟湯 隱尋陽廬山 亮臨江州 束帶躡履而詣焉 聞亮至 轉避之 亮復密往 值邵彈鳥於林 因前與語 還便云 此人可起 卽拔爲鎮蠻護軍 西陽太守 亮與 邵書 邵旣仕 至將軍 二千石 而不稱意 中宵 慨然曰 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 一歎遂發 卒

西陽一郡戶口差實 非履道真純 何以鎮其流遁 詢

書記洞詮

卷四十四

一

之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尋陽記

報温嶠書

初亮徵峻嶠以書止之及峻與祖約舉兵反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于京都

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晉書

與郗鑒論王導牋

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陶侃欲起兵廢導鑒不從至是亮又欲率眾黜導又以諮鑒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世說云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

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其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惟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

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
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
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
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
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
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
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而脩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
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
官竝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其何以見
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筭次計

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

晉書

同前

語林

老賊轉欲斬張殿中將軍舊用才學士以廣視聽而
頃悉內面牆人是欲蔽主之明便欲勒數州之衆以
除君側之惡今年之舉茂不濟矣

答諸葛恢書

恢女爲亮子會婦會遭蘇峻難遇害女既寡將改適恢與亮書亮答○庾氏譜恢女文虎

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亾兒若在初沒

世說

答郭遜

遜江夏人以清操知名見陶淵明孟嘉傳○書鈔通典作郭豫白孔六帖郭遊

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周流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

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也庾亮集○北堂書鈔載亮答王胡之書云胡之為丞相府記室亮答書管機密斷大事

書箱帖

亮白奉告書箱先為媿子作輒先以奉之研今作之支髮枕今作無作模若有可權付之亮再拜淳化帖○劉次

莊云媿音氏又音啼弟江淮呼母也黃伯思云此云媿子未知何戚

庾冰字季堅亮弟歷中書監揚州刺史進車騎將軍領江州

與王羲之書

得示連紙一丈致辭一千祇增其歎耳了無解於往

懷藝文類聚

庾翼字稚恭亮弟為荊州刺史進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

與陶侃啓黃伯思云翼嘗為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當是與侃啓

故吏從事中郎庾翼叅軍事劉遐死罪白昨所啓龐

遺孟昶所請求述上事事須檢校諮論光駕當出請

不從詣錄事中心郎共詳處別白謹啓翼遐死罪死罪

淳化帖○劉次莊云昶飛也音榻○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徐州刺史

與謝尚牋

年來火時軍推欲見加鼓吹下官謂實有功然後能加

謝尚答

金石之樂自宜君侯有之吾今從鎮沙漠足下便是
中腹之要自宜重聲實以薄其俗况此簫鼓亦
之雅哉

並北堂書鈔

與兄冰書

康帝建元元年歲星犯天關翼與冰書

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澀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
亦不艱難而石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
公憤憤無阜白之徵也

宋書天文志○當澀晉書作當分石虎作石季龍

報兄冰書

殷浩父羨為長沙在郡貪殘時翼都督荆益等六州軍事鎮武昌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書

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

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
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還私累日滋
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
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偃僂豪彊
以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
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
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為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同公彊
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
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

昏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

一二十郡惟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

異耶晉書○難之通鑑作容之偃舞作嘔响山遐數

而衆共驅之令遐不得安

席○羨弟融字洪遠有名

答殷羨書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終光祿勳

翼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羨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啗之翼答

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世說

貽殷浩書浩見後浩累辟不起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翼請爲司馬及軍司貽書致意浩固辭

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

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

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

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

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

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

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

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

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

身困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知

是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晉書

與桓温稱劉恢書

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為車騎司馬

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世說

與都下人書

翼書少時與王羲之齊名羲之後進翼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

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鷺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

晉中興書○野鷺一作野雉下一作還

與王羲之書

羲之書初不勝庾翼却情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翼深歎伏與羲之書

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亾失常歎妙

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晉書

○顛狽書斷作顛沛○張懷瓘書斷云翼善草隸各亞右軍兄亮亦有書名嘗就右軍求書逸少答云惟恭在彼豈復假此嘗以章草答亮翼乃大服因與書楊云猶吳道玄之于張僧繇宋思陵之於吳傳朋也

論止樗蒲書

頃聞諸君有樗蒲過差者初為是政事閑暇以娛以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太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

憮然太平御覽

與燕王慕容皝書後見

鄧伯山昔送此犀皮兩當鎧一領雖不能精好謂是異物故復致之鄧嶽字伯山

又

今致朱漆鏰二十張絳碧畫旛黑眊自副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今致孺鎧一領兜鍪白眊自副今致畫長鳴角

一雙旛眊一副今致孔雀眊二雙今致八尺杖二細桃枝簞十枝黃篋雙文簞二領黃篋獨坐雙文簞一枝今致細練十端竹練一端北堂書鈔今致漆稍弱弓弄我丈八稍也

季春帖

已向季春感慕兼傷情不自任奈何奈何温和足下何如吾哀勞何賴愛護時不足下頃氣力熟若別時

淳化帖○米云偽

庾龢字道季亮子歷丹陽尹中領軍

諫叔父翼書

翼為荊州刺史將率眾北伐石虎欲徙鎮襄陽龢年十五以書諫翼翼甚奇之康帝及朝臣皆遣使譬止車騎將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會帝崩兄米卒還鎮夏口督江州薨

承進據襄陽耀威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剋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

言言評語 卷四十四
運漕供繼有沂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之歎若窮
寇慮逼送歿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廩糧有抄
截之患遠略乏率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其可此明
闇所共見賢愚所共聞況於臨事者乎願迴師反旆
詳擇全勝脩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
極天亾此虜則可汎舟北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
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筭其可者 晉書

庾闡

字仲初亮之族歷散騎常侍領大著作

薦唐叟牋

蓋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荆夫以卉木之盛猶

載在方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使人滯於常流
莫登於龍津者乎郡功曹史泉陵唐叟永延履道敏
素和而有正立身持操行著一邦若得駿軌鸞衡服
襄駿足則機石之良選可以對揚萬里者也 藝文類聚

翟鏗

啓庾翼述甘露

甘露降學堂柳樹與幹吏共嘗味極甜宜表賀

藝文類聚

庾翼答啓

甘露自古佳祥而頃天下多故何以致此且其味尚
薄未知瑞應否而近得一白兔尚羸小且養之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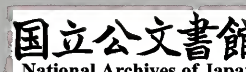
孔坦 字君平會稽山陰人歷侍中

勸石聰書

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請降坦以書勸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

華狄道乖南北迴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
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
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
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
手跼躅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
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

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哀矜勿喜我后之仁
大赦曠廓惟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
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機之
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
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
異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嬰
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
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
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為國前驅雖竇融
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為喻聖上



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
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
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誠嚴水陸齊舉熊羆踊躍齧
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
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
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
軍圖之

臨終與庾亮書

坦爲侍中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忤王導出
爲廷尉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
疾篤臨終與亮
書亮追報之

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縣縣奄忽無日脩短命也
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叙卽命
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眄名
震天下棖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
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
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歿而有靈潛
聽風烈

庾亮追報孔坦書

廷尉孔君神游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
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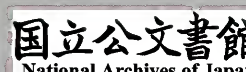
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
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
當大任國耻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
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深隕深
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
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

孔嚴 字彭祖坦弟
歷吳興太守

與殷浩 浩見後

浩臨揚州請嚴為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
崇樹浩以抗桓温温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
人謀立功於閩外嚴
言於浩浩深納之

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已應事
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
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
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
古人為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座亦已粗申
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惟不爭則萬物
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
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
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
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



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感
義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
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

晉書

與王彪之書

太常蔡司空謨謚議云博士曹勳等議曰謨
可謂善始令終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司空
左長史孔嚴與彪
之書彪之答之

博士引禮之義以通高尚之事穆誠是美謚然蔡公
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摠錄之任則是叅二宰
相考行定名義存實錄不可不詳

王彪之答

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謂此名目殊為不輕太始初
張皇后太寧庾太后竝謚曰穆魏司空陳泰王昶賀
循皆名士也竝謚曰穆此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復
謚亦不勝單安平獻王攸竝單謚自頃復
謚者非大晉舊典必重複謚也蓋是近來儒官相逐
近意耳皆顧命勳或居分陝或處阿衡蔡公存謙素
之懷不當此任于今詠之所以不復謚欲令異於數
公所以標冲虛述德美也又中朝及中興曾居師傅
及錄臺事者亦皆不復謚山李二司徒吾族父安豐
侯近賀司空荀太尉顓周光祿顓或曾師傅或曾摠

錄竝不複謚吾謂此謚弘美不應翻改按謚法條有限而應謚者無限亦何得令名德必皆齊同遠准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得通用此名近校晉朝舊比山濤荀顗周顗謚康羊祐荀勗同謚成此例甚衆不可悉載近朱伯高謚簡時尚書符却已不應與和嶠同謚蔡為太常據上論可同理甚有義遂便施行蔡家故當有此故事准例如此複無所為疑杜氏通典

孔羣

字敬林坦叔仕歷中丞

與親舊書

羣為鴻臚卿好飲酒嘗書與親舊

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麩蘖事

世說○晉書今年田得七百石

秫不足了麩蘖事

何克

字次道廬江灑人禎曾孫歷驃騎將軍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加侍中

與王導薦孔沈

沈羣子字德度

沈有美名克薦沈於導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竝不就

文思通敏宜登宰門

晉書

與庾翼書

穆帝永和九年褚太后見父哀博士徐禪依鄭玄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覲全父子之親充亦奏依鄭議云燕王稱臣於魏竇武錄尚書於漢已行之舊典也因與翼書論之翼答

褚將軍還朝值太后臨朝時議褚侯雖后父乃晉臣

也宜用鄭議或謂褚生宜不拜耳不稱臣燕王非比也又謂竇武雖受爵太后錄尚書事而漢無拜文為疑故恐大義乖錯褚侯既不拜便是異姓太上皇也此巍巍亦庶姓不敢安

燕王字魏廢帝父竇武後漢竇后父

庾翼答何克

中古以上未有母后臨朝女主當陽者也乃起漢耳雖或權宜僕所不然處也代主雖有幼蒙萬機寄於冢宰無以坤德陵乾矣當今后德賢明褚侯謹正得令參貳阿衡遐邇之幸議者謂燕王不足為准竇武無拜文此制不出賢聖也武既受其爵位亦無不拜

理也鄭眾之言迺合情禮今太后既臨天位褚侯便是人臣人臣而不拜君位受官而不循天則竊所未安若欲遠准古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秦漢已前事不與今同漢加太上皇太上未見崇戴即是子為天子父為上者乃耳見崇號位冠帝王為喻也今褚侯由來晉臣不可得准

並杜氏通典

袁喬

字彥叔陳郡陽夏人歷江夏相進號龍驤將軍

與褚裒書

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歷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

喬與裒友善及穆帝初康獻皇后臨朝有司以裒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喬與裒書論者以為得禮

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
 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人
 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
 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歧路之感楊朱興
 歎況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
 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權隨時事而替雖欲
 虛詠濠泗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
 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
 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
 惆悵不能自盡

晉書○後魏書云胡太后父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時張普惠爲諫議

大夫疏陳不可召令博議清河王懌曰昔晉褚氏臨朝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況太上公而致疑普惠對曰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按此喬與裒書中語而云殷浩恐彼時之誤

蔡謨字道明克子歷侍中司徒左光祿大夫

與庾冰書

刀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太興初遷尚書令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協出督六軍王師敗績明帝令協與劉隗出奔協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于敦敦平後周顛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不在其例延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衰敗已定且協不能抗節墮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丹陽尹殷融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冰然之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乃令中興上佐有次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寃此乃爲王敦復讐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次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侮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

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爲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爲失舜不爲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爲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感受

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讐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筵郭璞等竝亦非為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况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為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歿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為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耳得眾助者若以善柔得眾而刁令羸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

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

晉書

與何驃騎書

何充康帝建元初出為驃騎將軍領徐州刺史鎮京口

公失櫓上人吾亦具之矣在深草中立櫓無故以櫓自標令賊見之而自不得見賊賊不病癡何故不來取耶今令數百步內皆露見布竹籬如蝟毛賊不能飛何得卒至邪

太平御覽

與弟書

軍中耳目當用鼓烽烽可遙見鼓可遙聞形聲相傳須臾百里非人所及想得先知耳近別菽麥者皆當解之而王苟諸人癡頑之甚乃至於是常令人恠之

然烽鼓之法當豫勅諸軍見烽聞鼓便嚴而此間恒
舉烽之後須文書上言乃符游軍須被符乃當嚴昔
年石頭夜半舉烽至明日食時臺中乃知弟在石頭
時隅中舉烽至下晡游軍故未嚴此卽是苟晞等覆
車之軌也

藝文類聚

蔡謨書

祖士雅昔葬雍丘城內祖約在壽春時賊據雍丘約
遣路永將數百人夜緣入雍丘城戰并開墓擔裘踰
城出還壽春永之勇如此

太平御覽未否是書

韋弘是弘

與蔡謨問凶門牋

凶門父在母喪應立凶門不又問與父別止立凶門
愚意猶所疑厭於父故也今於父大門之內別立凶
門使爲父一家有二門以名義言之門者父之有也
今子復立門豈合聖人之典訓苟不出於禮其所不
宜故以諮白

蔡謨答韋弘牋

禮以二瓦器盛始灰之祭擊木裹之葦席置於庭中
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旣虞而作主今
未有主故以重當主本爲喪設非以表其門恐不應

以尊卑厭降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今卑私之喪皆別開門亦不知今人如此者皆有凶門不

太平御覽

王述

字懷祖承子歷散騎常侍尚書令

與庾冰牋

述為冰征虜長史冰弟翼為安西將軍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野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時朝議亦不允遂不移鎮

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為筭邪將是情邪若謂為筭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眾造創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

方今疆胡陸梁當稽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筭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郵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闕闢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亾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壓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

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為家固審此舉 晉書

與會稽王牋

溫嶠子放之襲爵累官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為交州朝廷許之述與會稽王牋時竟

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

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 晉書

世說云王藍田拜揚州士簿請諱教云亾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皆評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按此為教尺牘亦載

范汪 字玄平堅兄子歷徐兖二州刺史

與王彪之書

穆帝納后值忌月汪與彪之書論之

尋起居注九月是康皇帝忌月禮止云忌日不樂都

無忌月語不審是疑不若當疑於九月建八月其間

當下六禮便為至逼不復展如此當伸至十月忌不

應以為忌耶足下可以示曹諸賢取定也 博士曹耽謂不見禮

有忌月荀納及僕射周閔等按禮唯云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王曰若忌月復有忌時忌歲輒共視禮無忌月當以禮經為明

與江惇書 惇字思悛陳留人 弟徵聘不就

周制喪服曰改葬 總汪與惇書論之

孝子重親靈櫬哀心慟踊何以總服臨至親之喪三月而除此乃儀禮數字了無首尾今人有疑孫放改葬其祖放開壙服斬衰一門反服從行者待柩至以縗經迎於郊二月事畢放父四月晦除放兄弟二月晦除此皆反服 並杜氏通典

虞存 字道長會稽山陰人

題第謇白事 謇字道真仕至郡功曹見范汪棋品○尺牘作何克與主簿虞謇誤

何克作會稽存弟謇作郡主簿以克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

事成見存存為克上佐與謇共食曰白事甚好待我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謇於是止

世說 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汝何處得此人

馮懷 字祖思尚書

答李嵩問

嵩為息遂婚張康女未成禮而康有姊喪已葬二家婚皆務速書問太常馮懷懷答之

降服不與正服同者謂居處之節耳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明冠宜時成嫁宜及時先儒云末者服半之後也張氏所服既半將非所疑 杜氏通典

辛謚 字叔重隴西狄道人

邊冉閱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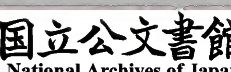
閱字永曾魏郡內黃人石虎養孫封武德王篡趙自立稱帝更國號魏是

為冉魏為慕容儁所滅

謚初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謚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及長安陷沒于劉聰拜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竝不應命及晉穆帝永和中閱僭號復備禮徵為太常謚遺閱書不食而卒

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謚聞物極則變冬夏

是也致高則危累綦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亾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為世輔豈不美哉 晉書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十一
東晉

桓温字元子，彝子，歷大司馬，封南郡公。

與弟冲書

簡文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温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温初望帝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

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

憤憤少懷晉書○侍中王坦之中護軍謝安

與慕容皝書

自滄流以北幽朔以東將軍皆以羈落而總率之矣
首尾唇齒左右力用鳴鏑揚鑣動數十萬

太平御覽

又

承將軍厲奮戎武激揚士卒鼓角長鳴摧折姦軌

北堂書鈔

大事帖

大事之日僕在都謂無所復見慰勞又計時事也逐
節郎來已具言意餘所慰勞諸相具答邊將粗當爾

耳僕無所使治度意

淳化帖

桓冲 字幼子温弟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

與謝安書

初郗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惟冲獨與謝安書言不及私論者嘉之○温六子最後偉玄偉字幼道歷荆州刺史玄一名靈寶見後

妙靈靈寶尚小亾兄寄託不終以此為恨 晉書

高嵩 字茂琰廣陵人累遷侍中

為會稽王與桓温書

温平蜀振旅還江陵石季龍死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內外噂喅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為撫軍大將軍與温書明社稷大計温即回軍還鎮上疏曰臣近親率所統欲北歸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進太尉固讓不拜○高嵩傳帝初輔政引嵩為撫軍司馬

桓溫擅威北伐簡文患之嵩謂先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便於坐為書草云

寇難宜平時會宜按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眾要當以資實為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眾之所駭遊聲噂喑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竝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

德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

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 晉書

桓溫與撫軍牋

按晉書溫北伐止言拜表便行及還鎮上疏不云與撫軍

牋此牋載藝文亦不云撫軍何人今以事參訂當是溫還鎮後與簡文即答前書也

北胡肆逆四十餘載傾覆社稷毀辱陵廟遇其可亾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盡力之日也江東雖為未豐方之古人復為未儉少康以一旅之眾興復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況以大晉之祚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鹽鐵寶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之力賊之疆也猶復

遵養時晦及其斃也不齊力掃滅則大賊何由而自平大耻焉得而自雪臨紙惆悵慨歎盈懷藝文類聚

訪尚書范汪書

御史中丞高崧有從弟喪在服末欲為兒婚書訪汪汪答以為不可

禮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章云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喪則父便應有大功喪以義例推之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大功卒哭可以娶婦耶有舅姑曰婦無舅姑曰妻

范汪答高崧書

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為無服也

以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為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總麻之喪於祭亦廢婚亦不通矣況小功乎

又問

禮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則父有大功已既小功卒哭可娶妻則父大功卒哭可娶婦將不嫌耶

范汪又答

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縗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

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縗經之中是以未敢請
禮貴妾總而叔向稱在縗經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
之麻猶無婚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婚冠
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
娶婦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
為相代尋此旨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
例也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至于仲春會男女
便云於此時也奔者不禁此亦是權禮非經常之典
也

江彪答高崧

彪字思玄統子歷尚書僕射領國子祭酒

崧又訪於江彪彪答於是崧依議為兒婚

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又已小
功卒哭可以娶妻此悉是明文正例當不如范語為
此議者皆於為婚之主也娶婦則父為主娶妻則已
為主故父大功之末不得行此嘉禮至於已小功之
末則可行之又禮稱娶妻則是無父之正文為大功
之末娶婦於禮例猶尚不安今所為者重所虧者輕
又准時人由來之比自不致嫌

並杜氏通典

習鑿齒

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歷榮陽太守

謝栢温牋

鑿齒史才不常溫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荆州治中謝溫賤○續晉陽秋云鑿齒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忤溫旨左遷榮陽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

不遇明公荆州老從事耳

世說

與相秘書

秘字穆子溫弟為散騎常侍中領軍

初鑿齒與其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拔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榮陽太守溫弟秘有才氣素與相親善鑿齒罷郡歸與秘書當時賞其風期俊邁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

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裴回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竝為景行乎

晉書○水經注作與

謝安書云每省家舅目檀溪念崔杜之交未嘗不撫乘踟躕怙悵終日矣

與褚常侍書

想往日與足下及江州五月五日共澡浴戲處感動

平生追尋宿眷髣髴玉儀心實悲矣

水經注

與燕王

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
採取其上英鮮者作胭脂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
時再三過見胭脂今日始覩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
奴名妻作闕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

漢書也

北堂書鈔

與謝侍中書

此有紅藍足下先知之否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
授其上英鮮者作煙支婦人衰時用作頰色作此法
大如小豆許而案令遍色殊鮮明可愛吾小時再三
過見煙支今日始覩紅藍耳後當為足下致其種匈
奴名妻闕氏言可愛如煙支也闕字音煙氏字音支
想足下先亦作此讀漢書也

北戶錄○段公路引古
今注云燕支葉似薊華

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人
亦謂紅藍以染粉為婦人面色謂之煙支粉

孫綽

字興公楚之孫歷
廷尉卿領著作

為功曹參軍駁事牋

征西將軍庾亮
請綽為參軍

綱紀居管轄之任以紕司外內駁議彈射誠無所拘然亦有所以獻可替否舉直違枉者也北堂書鈔

與庾亮牋

庾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綽與亮牋

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世說注○王太常云英雄相遇故不以成敗論

孫盛

字安國潁川守恂子楚孫歷祕書監加給事中

與栢溫牋

盛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服其高名而不劾盛與溫牋辭旨放蕩溫得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捨而不罪

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

搏擊之用喪回湘川將為恠鳥

晉書

郝愔

字方回鑿子歷會稽內史

論喪遇閏月書

孝武帝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祭議以禮喪事先遠日祥除應在閏月劉遵鄭襲劉耽等粗同其議殷合議謂忌不可遷祥不必本月尚書右丞戴謐譙王恬謂正周而除無用延月會稽內史郝愔書論之謝安參詳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卽吉詔可○通典不言此與何人

省別書并諸議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然恐祥忌異月於理既為不安又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内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艱便

應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尚平吉
 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
 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故宜數是為
 制之由情而未本乎曆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
 重而含閏宜一旦齊縑之制遇閏而包降為大功則
 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為斷者數閏以
 年為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遇為
 分斷非情本之所以以後月為周者故是上之所論
 以吉為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將非其喻至
 於凶事尚遠蓋施於十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即
 伸物情務從其遠耳若理例坦然義無疑昧豈得不
 循成制而以過限為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
 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
 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為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
 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
 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即復進退致闕

杜氏
通典

與大司馬桓溫牋

情在北府溫惡其居兵權情於事機素暗遣
 牋請溫方欲云云嘉賓出行道上聞信至急
 取牋視竟寸寸毀裂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
 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即詔轉
 情督五郡
 會稽太守

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

世說新語○注引晉陽秋中興書云溫北討慕容暉

表情等嚴辨情以疾求退責授會稽世說為謬

弟佳帖

九月七日情報比得章知弟漸佳至慶想今漸勝食進不新差難將適猶懸憂遣不具情報

又

廿四日情報比書想悉達日諒弟佳不及數字情報

右軍帖

遠近何它王右軍竟去不付石首干一節

敬豫帖

想親親悉如常敬豫何當來耶道祖故未善差恒在

尚書不見來多日

並淳化帖

郗曇

字重熙情弟歷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與謝安道王敬仁書

王脩

聞一年少懷問鼎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畏

世說

新語

郗超

字景興一字嘉賓情子黨於桓氏歷司徒左長史

與袁虎論殷允書

允字子思見後

允出西超與宏書世目表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表生開美度

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

世說○劉辰翁云此語疑

勸表勿友般自襲其美○尺牘首有般字

與表虎道戴安道謝處士書戴達謝敷見後

超以宏無恒故以此激之

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世說

遠近帖

超言遠近無他說苟異問者定虛耳云段龕歸順不

知審不王江州為宗正似已定前所傳者虛妄耳異

同自旨啓超言淳化帖○郗超傳初超雖黨桓氏以

付門生曰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為弊我亾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悒悒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悉與溫往反密計悒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此帖頗似與溫者

郗恢字道胤曇子襲爵東安伯歷領秦州刺史為尚書將軍

軍

恢白帖

九月十五日恢白授衣感深得去四月書為慰已冷

比何如吾至頓弊力遣不具郗恢敬謂晉書郗作郗世說新語作

郗按書郗鑒傳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從郗為是黃伯思有辨詳王大令奉對帖然恢帖已明作郗矣黃不之引或其時未見此帖耳

又

承不上下告念馳竦賢兄可行

又

上下萬福慰不寧
兄無近告馳情第二兒今東分

張罔罔

東書堂帖

郝儉之

超從弟仕率更令

月終帖

廿七日儉之頓首月垂終哀悼抽剝心若切割不能自勝痛當奈何奈何薄暑名卿如僕殊勿勿力不具

郝儉之頓首

東書堂帖

戴逵

字安道譙國人徙居會稽剡縣累徵不就

答范甯書

甯見後

禮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

服之殤以日易月蔡氏問云舊以日易月謂生一月哭之一日又學者云以日易月者易服之月殤之周親者則以十三日為之制范甯與戴逵書問馬鄭二義逵答之

夫易者當使用日則廢月可得言易耳鄭以哭日准平生之月而謂之易且無服之殤非唯周親七歲以下也他親長中降而不服故傳曰不滿八歲已下皆為無服之殤也如馬義則以此文悉關諸服降之殤者若如鄭義諸降之殤當作何哭耶若復哭其生月則總麻之長殤決不可二百餘日哭鄭必推之於不哭則小功之親以志學之年成童而天無哭泣之位恐非有情者之所允也

范甯又難戴逵

傳云不滿八歲為無服則八歲已上不當引此也尋制名之本意父之於子下殤小功猶有總麻一階非為五服已盡而不以總麻服之者以未及人次耳杜氏

通典

與所親書

尺牘作戴顓書誤

鄰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逵起宅甚精整逵始往舊居與所親書

近至剡如官舍

世說

范啓

字榮期慎陽人堅子仕歷黃門郎

與郝超論王獻之書

獻之見後

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

郝超答范啓書

啓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

並世說

袁宏

字彥伯陳郡陽夏人為桓溫記室歷吏部郎出為東陽郡

與謝僕射辭吏部書

日聞欲見擬為吏部郎不知審爾不果當至此誠相遇之過聞之惕然不能自默者顧以叅伍羣才故當粗依其方苟得則小大成器經綸允中最以其先者

僕之才性盡此無餘雖以充人乏誠失其所也北堂書鈔

與范曾書一云范述曾梁有范述曾必誤

四海鼎沸天響將移杖短策以晨征登重幙以吐奇

指六合以倒戈望崑崙而舉麾太平御覽○此似賦語恐非書也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碧之孫哀皇后父司徒左長史

與王導牋尺牘作陳頤與王導誤

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焉司徒王導辟為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乃致牋於導導不答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彞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

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形海內晉書

與大司馬桓温道殷浩書浩見後

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與劉尹論殷浩書劉惔見後

淵源觸事長易並世說

諸葛餘杭帖

濛死罪前亦比得諸葛餘杭書及此義故誠宜敦率然其去此縣近十年經歷四五長吏矣欲歛其時吏則十無一在欲調民則不知以何為辭且諸葛僕射之弟始去餘杭以情科之當非至困者願便以下官

賤答之謹白濛死罪

長沙帖

劉惔

字真長沛國相人歷丹陽尹

答王廞

廞見後

王脩字敬仁濛子年十三作賢人論廞送示惔惔答云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學

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叅微言

世說○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

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王太常云此等論議在今世未免撫掌當時所謂名理乃爾文章一大厄也○晉書濛以論示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叅微言當以世說為正

謝尚

字仁祖陳郡陽夏人鯤之子歷豫州刺史進號鎮西將軍

餉楊征南書

令餉五尺金斲頭刀一口碧綾車中盾一番

初學記○太平

御覽與張涼州書今致碧綾車中盾一番

謝安

字安石尚從弟歷位太保贈太傅

遺王坦之書

初安愛好聲律葺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坦之答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宋明帝文章志云謝安縱心事外疎畧常節每畜女伎携持游肆坦之以書規之安答書○通鑑云安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葺功不廢樂○世說云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劉孝標云謝公益以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

王坦之答謝安書

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無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

與王右軍書

王洽字敬和導第三子於諸子中最知名

敬和棲託好佳

悽悶帖

安頓首頓首每念君一旦知窮煩寃號慕觸事崩踊尋繹荼毒豈可爲心奈何奈何臨書悽悶安頓首頓

首淳化帖

八月五日帖

八月五日告淵朗廓攸靖玄允等何圖酷禍暴集中
郎奄至逝沒哀痛崩慟五情破裂不自堪忍痛當奈
何當復奈何汝等哀慕斷絕號咷深至豈可為心奈
何奈何安疏

羣玉堂帖

謝萬

字萬石安弟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北伐敗廢為庶人

告朗帖

七月十日万告朗等便流火感傷兼切不自勝奈何
奈何轉涼汝等各可知近聞邑邑吾涉道動下癩
分劣力及不具告父疏

淳化帖○朗字長度父據官東陽太守早卒非萬子也豈

於其兄子亦稱父耶

謝玄

字幼度安兄奕子歷左將軍會稽內史

與兄書

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永日北固山
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出手一作出水九作七

又

昨日疏成後出釣手所獲魚為二罊鮮今奉送

尺牘無鈞

字為上有以字

與姊書

此二日東行游步園中已極有任家湖形模也姊想

矚此亦有所散任家尺牘作在家末云姊想觸此亦小有可散形模作行模誤○尺牘與

雜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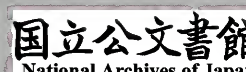
奉白糧穀十斛是釣池上之所種並太平御覽

王坦之字文度述子歷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與殷康子書

坦之嘗與康子書論公謙之義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韓伯傳云坦之嘗著公謙論表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詞旨以為是非既辨誰與正之遂作辨謙以折中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



而竝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

晉書

謝郎帖

坦之皇恐言不知已與謝郎論坦之事未其慕良不耳者今簡詣公自陳願告坦之皇恐言

淳化帖○與一作興良一

斷作

殷浩

字深源陳郡長平人羨之子歷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北征兵敗廢為庶人徙東陽

與王羲之書

羲之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不拜浩遺書勸使應命羲之報書

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何以

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

王羲之報殷浩書

吾素自無廟廊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
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叅政而方進退俟兒婚
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
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
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
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
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
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並晉書○娶一作婚俟一作待

答謝尚書

尚為鎮西將軍書與浩為劉惔求會稽浩答曰

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

為之驅馳邪

世說○劉云又有謂真長如此者為人自難

與人道謝萬書

文理轉適成殊不易

世說○中興書云萬才氣雋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

徐彥

與桓溫牋

晉書葬令曰長史卒官吏皆齋縗以喪服理事若代者至皆除之武昌太守徐彥與征西

桓溫牋

書言源記 卷四十五
蔡徐州薨主簿服斬王征北薨於京都王丞相時在
喪庭徐州主簿以服事諮公公謂輕重可依蔡侯時
比中郎劉公薨於淮陰州主簿相承持重至郝太宰
薨州主簿改服齋縗中興以來江南皆從之公卿以
下至邑宰吏服其君齋縗則無從服之文而由來多
有從服者陶大司馬遭兄子喪府州主簿從服時卞
光祿經過自說為太傅主簿太傅喪母已不從服此
是用晉令也郝太宰遭姊喪吏服惟疑郝問譙秀言
不應從服諸主簿仍便從服既服君旁親則服君便
應重矣乃二公之薨府州主簿服齋縗杜氏
通典

謝奉

字弘道安宗從安
南將軍吏部尚書

與平北將軍郝愔書

廢帝太和中愔上言功曹魏騰周喪內
迎拜時婦鄉曲以違禮譏之奉與愔書

魏騰後來之良足以日新其美近聞邑有異議從第
異亦當拜時婦家遭喪卽是其例夫拜時之禮誠非
舊典蓋由季代多難男女宜各及時故為此制以固
婚姻之義也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
便得以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定故也

陳仲欣

論拜時婦奔喪書

仲欣有時服婦奔喪議又書
通典所載亦不言與何人庚

揚州者庾冰為揚州刺史是否今聊附此再考

庾揚州以拜舅姑擬之廟見同先配而後祖尋陳鍼子之譏鄭忽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鄭玄配謂同牢食後祭無其敬神心故曰誣其祖未三月而祭非禮也又記曰婦人牢食沐浴俟明乃見舅姑以明父順今當思禮傳所以同異而謬以拜時為先配後祖未是尋書之意也且代人三日先配及同牢行婦禮不以為嫌又今人拜時皆未施敬舅姑誠準婚已交禮未及三日故也設有婚已未三日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三月則是俱已

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例不得云異

杜氏通典

俞益期

與韓康伯牋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歷豫章太守吏部尚書領軍將軍

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康伯書○王云楊本在漢按康伯殷浩之甥與益期東晉人漢止有隱士韓康字伯休

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餘葉聚木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穢其中空其外勁其屈

如覆虹其仰如緹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
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其蔭則蕭條
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
當遐立海南遼然萬里不遇長者之日自令人恨深

沈懷遠南越志○齊民要術最作信奇觀作可觀特
異作特奇木端作樹端其中空作其內空調直作稠
直寥廓作寥朗遐立作遐樹不遇作弗
遇○南遊一作南越似黍一作似禾

又

水經注合前牋首尾
數語與此為一書

林邑城外香桂成林時禽異羽翔集間關兼
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此戀
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
成俗也益期與康伯牋

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腸赤丹

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有萬里何

由歸哉

又

鬱水南自壽泠縣注於海馬文淵積石為塘
達于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益期牋曰

馬文淵昔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

反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為婚姻今有二

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同

山川移易銅柱今沒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也

並水經注○林邑記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
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土人以之流寓號
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也○岸南玉海作二岸
南二百作一百華同作華夏同 沒一作復

又
馬伏波昔開道篙跡鑿石猶存

又
外國老胡說衆香共是一木木花爲雞舌香木節爲

青木香膠爲薰陸根爲旃檀葉爲藿香心爲沈水

子云扶南國衆香共是一木根是旃檀節是沈水花是雞舌葉是藿香膠是薰陸○嵇含南方草木狀云密香沈香雞骨香黃熟香棧香青桂香馬蹄香雞舌香同出一樹○法苑珠林引益期牋木膠爲薰陸流

又
交趾稻再熟而草深耕種淺收穀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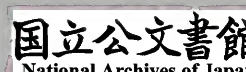
又牋日南蠶八熟
又
如瓠繫之顛膚中汁升餘清如水味美於蜜
有清漿數斗懸於長木之端終不乾故爲小異

范甯 字武子啓兄子終豫章太守

答徐邈書

初賀循議告郊廟皆不用牲牲唯施於祭禱邈書問甯告郊廟定用牲否甯答

禮郊牲在滌三月此謂常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
豢日既逼不容得備又禮郊特牲在滌宮而稷牛唯
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卜特牲而用之如無復九甸之
別也



又

邈又謂今牲至則用當無疑否甯又答

郊牲必在滌三月公羊傳養二卜二卜者謂本卜養二牲也帝牲不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牲唯具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制幣先儒有明義也杜氏通典

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歷前衛尉驍騎將軍○晉書無字見徐邈別傳

與豫章太守范甯書

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

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

君子道消小人與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晉書○乃是通鑑作乃寔遂使四句作遂使
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居宗作處之

重與范甯書

孝武帝太元中崇進所生母李氏為皇太妃
邈與甯書訪其事甯答謂子不得爵命母妃
是太子婦號必也正名寧可以稱母也邈重
與甯書甯又答邈復與徐乾書殷仲堪亦與
邈書論之太妃車旗服章備
如太后惟不敢從於宗廟

禮天子之妃曰后關雎稱后妃之德妃后之名可謂大同所以憲章皇極禮崇物備者在於此也故太后之號定於前朝而當今所率由也若必欲服章同於后而名號異於妃則可因夫人之稱而加皇太以明尊雖一理然於文物之章猶未盡崇高之極此又今之所疑不得可行也足下嫌太子妻稱妃然古無此稱出於後代今有皇太之別是可論處耶

范甯又答徐邈書

按公羊傳母以子貴當以此義為允禮有君之母稱夫人者以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必皆后乎所為尊

書言滌言 卷四十五
母非便極尊號也竝后匹嫡譏存春秋謂議稱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位比三公此君母之極號也稱夫人則先后之臣也加皇太則至尊之母也皇君之謂也君太夫人豈不允乎

殷仲堪與徐邈書

附

后者婦人之貴號在妻則言后在母則加太禮天子之妃稱后關雎曰后妃之德后妃二名其義一也設使正后處內貴妾必不可稱妃

答徐乾書

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贈人之母則可又會成風葬著言禮也但名雖夫人而實殊同體故敢配厭羣臣無服所服以爲異也鄭云近臣從服惟君所服若嫡夫人歿則有制重者故曰惟君所服之耳與君同重自施近臣驂僕而非三卿五大夫內有宗廟之祭外有王伯之命何得以私服廢正故庶母爲夫人上之不得以干宗廟外之不得以接侯伯惟國內申其私而崇其儀亦如侯伯子男之臣於內稱君曰公耳雖人君肆情行服而卿大夫不從所以知上有天王也

並杜氏
通典

與王珉書

或說中書舍人職居黃門不與中庶子中間出內

王珉答徐邈書珉見後

中書舍人典文疏位如中書郎也

與王珉書

漢制洗馬冠高山冠北堂書鈔○鄭樵通志太子謁廟洗馬冠高山冠非乘從時着

小冠

殷允允字子思陳郡人歷吏部尚書

與徐邈書

允有兄子喪應除兄服與邈書

其晨當著吉服除服不當竟此日以吉服接客當兄

舊服見客耶又云

禮曰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庾太尉大喪中除妻服

白恰對客終日今齋服既同且下流益無嫌於變吉

服也竟此一日然後反喪服耶杜氏通典

范弘之字長文汪之孫終餘杭令

與會稽王道子牋

衛將軍謝石薨請謚弘之為太學博士議石有功而貪宜謚曰襄墨又論般浩宜加贈謚仍多叙桓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僕射王珣素為溫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為餘杭令將行與道子牋又與珣書辭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

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廁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

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照亦賴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爲首咎繇謩禹以侃侃爲先故下無隱情之實上収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惠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疆弱與浩年時邈絕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爲之犯時干

主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竝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爲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係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爲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已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謹言悟主

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
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
桓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省臣
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
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
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爲溫
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
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暴揚桓
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
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
爲先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之
好著莫逆之契契濶艱難夷嶮以之雖受屈姦雄志
達千載此忠貞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獲以已者也
旣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何敢
苟避狂狡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
已之小惠欲以幕府之輕節奪名教之重義於君臣
之際旣已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戴王室
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義聲實尊大
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溫
小顧懷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

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既亾吾誰畏哉吾少嘗過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當爾之時惟覆亾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斯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沒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徃亦嘗爲其吏于時危權恒不自保仰首聖朝心口憤歎豈復得計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莽先典旣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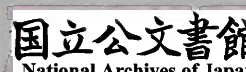
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勲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温忠爲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還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搃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温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亾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

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疆臣中宗肅祖歛衽於王
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
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
伐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
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
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輕弱一作輕進
時趣作時勢謹
言作盡言匡摠作同摠○桓溫北伐弘之祖汪以
後期免官汪長子康嗣武興侯早卒則其父也
又與王珣書珣丞相導孫領
軍洽子見後
見足下答仲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
君親君親所係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為主忠以節義

事未嘗不臨文痛歎憤懣交集以今況古乃知一揆

耳並晉書○輕節一作小節○史臣曰弘之立論不
避朝權貶石抵溫斯為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
陵遲
悲夫

梅士都閣晉十一卷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五 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 十一
東晉

王羲之 字逸少導從子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一

遺殷浩書

浩揚州刺史參綜朝權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仍遺浩書先是安西將軍謝尚為督統敗績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

言言評語 卷四十一
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今天下寄命有所
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
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
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
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
棄而莫用遂今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
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
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
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
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
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
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
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
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
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謫者今
亟脩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
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
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
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
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

言言清言 卷四
後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
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
廣之憂無復日矣

北堂書鈔載義之與浩書
下官勸令畫廉藺於屏風

與會稽王牋

簡文帝初爲會稽王輔政義之與
王牋陳殷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

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
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
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
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

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
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
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
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
殲盡萬不餘一旦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
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
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
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亾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
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

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
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
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
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
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
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
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亾所係決在行之
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
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
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
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
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整廢虛遠之懷以救
倒懸之急可謂以亾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
海有賴矣

與尚書僕射謝安書

義之爲會稽時東土飢荒輒開倉賑貸朝廷
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
見從又
與安書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
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
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

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
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
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
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
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泣事未嘗
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
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
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
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剪
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
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
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克運歿亾叛散不反者衆虛
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
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
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亾叛百姓
流亾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歿亾絕滅
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
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
歿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克此其減死者可長克
兵役五歲者可克襍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

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亾叛不移其家逃亾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襍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

並晉書

與謝安書

知君嘗得小笙笙是名器往聞者若令諸君聞之皆當可不言而云見今笙者皆不以爲佳恐是不能好也

又

復與君此章草所得極不爲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

並北堂書鈔

與謝安書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電碑板之所聞崑崙之

伯仲也

楊云逸少慕蜀中山水之奇見於與周益州及謝東山書不一而足然竟不遂其雅志山水於高人亦有緣及限耶○蜀中舊有石刻今亾見峨眉山故志○輿地志山水作山川峨眉山作岷山

與桓温箋

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義之與温箋又與萬書温不從萬果敗○世說萬壽春敗後還書與右軍云慙負宿願右軍答書曰此禹湯之戒

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

並晉書○

一哭叩通鑑
作之秀

誠謝萬書

萬為豫州都督羲之遺書誠之萬不能用既受任北伐矜豪傲物兵潰被廢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與吏部郎謝萬書

萬字萬石安之弟
義之與王述齊名而志尚不同兩不相能述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為郡累年止

一弔竟不顧述及述為揚州刺史檢校會稽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對義之耻慨遂稱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與東土人士窮諸名山汎滄海優游無事七釣為娛與萬書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閑曠衣食之餘欲與親

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與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
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
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
此矣中興書○閒曠晉書作閒暇此矣作此也○法
書要錄載云老夫志願盡於此也君察此當有
二言不真所謂賢者志於大不肖志其小無緣見君
故悉心而言以當一面何如下要錄有重熙去視
作盡曠作暇○容齋隨筆云逸少蓋温太真蔡謨謝
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
就無一可言其操履識見議論卓當世亦少其比
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藝之為累大哉

與人書

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
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會與人書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

也晉書○法書要錄載王右軍自論書吾書比之鍾
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張精熟過人
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楊

云由此觀之右軍之聖於書亦由積習苦學而能也
今有妄男子師心狂塗信手繆繞以誑愚俗而張虛
名使右軍家奴有靈必見咲於地下矣豈復有書乎

又

君學書有意今相與草書一卷法書要錄○張懷瓘
書斷云右軍草草錄八

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千變萬化得之神
功○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右軍書記至四百六十五
帖其中如蘭亭之屬多非書記淳化帖所載亦僅什
一蓋諸蹟宋初已散逸矣今與閣帖各以類次于後

章草帖

皇象章草旨信送之勿勿當付良信楊云旨信送之
答其人來旨欲

信送之也勿勿當付良信言此際勿遽不暇後當付
良使也信即使也今法帖作勿三非○淳化帖七十

四○宋太宗淳化中命侍書王著集古法書為閣帖右軍父子五卷此前有法書要錄其後有建中靖國淳熙續帖清華閣寶晉齋書史東觀餘論甲秀萬王之屬今各類從淳化復注次第以便臨撫訛脫仍舊

與所知書

王獻之好書觸遇造玄嘗日戲北館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掩曖斐疊極有好勢義之見而歎其美問誰所作答曰七郎義之於是作書與所知

子敬飛白大有意

梁虞龢進書表○圖書會粹載云子敬飛白大有直○楊云父稱子字亦晉人然鼎按後漢曹大家女誠述其子曹成之字曰子穀張母呼其子張邵之字曰元伯豈有望耶則漢時母固有稱子字者而鼂錯父呼子為公

飛白帖

省飛白乃致佳造次尋之乃欲窮本無論小進也稱

此將青於藍淳化八十二

又

致此四紙飛白以為何似能學不淳化九十一

又

飛白不能乃佳意乃篤好此書至難或作復與卿淳化

一百四十○楊用修注云右軍飛白妙絕今古今不可見矣臨池之士亦不知飛白何體也惟唐順陵碑文中有數字可覘古跡鼎按齊蕭子良古今書體云飛白書熹平年治瀉都門於時蔡邕方撰聖皇篇梁庾元威論書云張芝始作一筆飛白書

辭舉帖

此下並右軍論事諸帖不詳何與

前得君書即有反想至也謂君前書是戲言耳亦或

謂君當是舉不失親在安石耳省君今示頗知如何
老僕之懷謂君體之方復致斯言愧誠心之不著若
僕世懷不盡前者自當端坐觀時直方其道或將爲
世大明耶政有救其弊缺筭之熟悉不因放恕之會
得期於奉身而退良有已良有已此共得之心不待
多言又餘年幾何而逝者相尋此最所懷之重者頃
勞藥石之資如有萬一方欲思盡願養過此以往未
之敢聞言盡於今也

辭郡帖

義之嘗請爲宣城朝廷
不許因爲會稽內史

篤不喜見客篤不堪煩事此自歿不可化而人理所
重如此都郡江東所聚自非復弱幹所堪足下未知
之耳給領與卿同殊爲過差交人士因開門以勉待
之無所復言

恭命帖

六日昨書信未得去時尋復逼或謂不可以不恭命
遂不獲已處世之道盡矣何所復言

殊遇帖

羲之歿罪復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歎無言以喻
去月十一日發都違遠朝廷親舊乖離情懸兼至良
不可言且轉遠非徒無諮覲之由音問轉復難通情

書言滯論 卷四十六 十
慨深矣故旨遣承問還願具告義之歿罪

會稽帖

會稽亦復與選論卿否吾誠勅勅於論事然於弟尚
不惜小宜謂選官前意已佳可不復煩重卿更思必
謂宜論者必有違矣 並法書要錄

此郡帖

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通滯非復一條獨坐不
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
恨無所復及耳夏人事請託亦所未免小却冀得小
差頃日當何理 米云蘇耆書畫記述此帖與內史王述書黃伯思云非也逸少與藍田方

隙而爲屬郡既檢察苛急主者疲於課對正救過不暇豈復尺牘間自彰其通滯哉此帖官本傳摹甚失真如以就勞爲能勞小却爲小都皆轉失草法也○淳化一百五十三○免一作見劉次莊作忽頤作須

上虞縣事帖

賊以還不知遇官軍云何可深憂之欲依上虞初到
別上今勅聽之縣事不同直不相連耳

又

近所示欲依上虞別上申一期尋案臺報不聽上當
戮力於事不可但復解散君縣乃是今勝縣而復以
爲難耶

又 此似卽言前事

書言源詔 卷四十六 十一
知足下以界內有此事便欲去縣豈有此理此縣弊
久因足下始有次第耳便當息意今勅諸處事及
縣者省馳書於臺中論必釋然故遣旨信示意

諸暨帖

諸暨始寧屬事自可得如教丹陽意簡而理通屬所
無復逮錄之煩爲佳想君不復須言謝丹陽亦云此
語君

餘姚帖

足下所欲餘姚地輒勅驗所須輒告

軍府帖

此三頃田樂吳舊耳云卿軍府甚多田也宜須一用
心吏可差次忠良

湖孰帖

吾湖孰縣須水田卿都可遣僦之墓不知處去年僦
之者似是俞進可問之卿不出停此

郡荒帖

知郡荒吾前東周旋五千里所在皆爾可歎江東自
有大頓勢不知何方以救其弊民事自欲歎復爲意
卿示聊及

斷酒帖

斷酒事終不見許然守之尚堅弟亦當思同此懷此
郡斷酒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此救民命
當可勝言近復重論相賞有理卿可復論

並法書
要錄

文

百姓之命缺

倒懸吾夙夜憂此時既不能開倉庾

賑之因斷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猶至此使人
歎息吾復何在便可放之其罰譴之制宜嚴重可如
治日每知卿同在民之主

絳帖

奉法帖

省示知足下奉法轉到勝理極此此故蕩滌塵垢研

遣滯累可謂盡矣無以復加漆園比之殊誕謾如下
言也吾所奉設教意政同但爲形跡小異耳方欲盡
心此事所以重增辭世之篤今雖形係於俗誠心終
日常在於此足下試觀其終

故一作散
累作慮

簿書帖

恐有簿書之煩益屬所事可立制縣不給下貧而給
饒有之家開令治國別許爲盛田不平者嚴制如此
事省而虛實可知其或非所樂而絕付給者今爲不
賦得里人遂安黃籍前年皆斯人非復一條可歎今
便獨坐令白郗侯求官邈等想必可得君亦當得見

言言
卷四
書若萬一不樂想可共思得州數十家見經營不爾
無坐此理也別當以具慰深共思不待煩言

增運帖

增運白米來者云必行此無所復云吾於時地甚疏
卑致言誠不易然以在大臣之末要為居時任豈可
坐視危難今便極言於相并與殷謝書皆封示卿勿
廣宣之諸人皆謂盡當今事宜直恐不能行耳足下
亦不可思致若言耶人之至誠故當有所面不爾坐
侍歿亾耳

然下有太
老子三字

又

知數致苦言於相時弊亦何可不耳頗得應對不吾
書未被答得桓護軍書云口米增運皆當停為善

防民帖

行當是防民流逸不以為利耶此於郡為由上守郡
更尋詳若不由上命而斷中求絕者此為以利卿絕
之是也縱民所之恐有如向者流散之患可無善詳
具聞

又一帖民作臣不以作不
當上守郡作耶斷作郎

深情帖

省足下前後書未嘗不憂欲與事地相與有深情者
何能不恨然古人云行其道忘其為身真卿今日之

謂政自當豁其智懷然得公平政直耳未能忘已便
自不得行然此皆在足下懷願卿爲復廣求於衆所
悟故多山之高言
次何能不

從宜帖

省告一一足下此舉由來吾所具卿所云皆是情言
然權事慮之重則當廢情以從宜非書所悉見卿一

一

玄同帖

論亦不能佳體懷省無所乏然卿供給人士及使役
吏人論者亦謂大任意在世中政自不得不小俯仰

同異卿復爲意卿此懷亦當玄同不能勉人耳

誠理帖

知以智之所無奈何不復稍憂此誠理也然缺之

懷何能已已乎未能得面書何所悉但深得近期
還故因教初日

月

資生帖

上方寬博多通資生有十倍之覺是所委息乃有南
眷情足謂何以密示一勿宣此意爲與卿共思之省
以付火

慕容帖

諸人十二日書云慕容乃抄梁下得數缺目下疾疫非常乃以至京極有傷此憂之下者想君勤勤之

渭南帖

二十三日發至長安云渭南患無他然云符健衆尚七萬苟及最近雖衆由匹夫耳卽今尅此一段不知歲終云何守之想勝才弘之自當有方耳

方軌帖

賊勢可見此云方軌萬萬如志但守之尚足令智者勞心此回書恒懷湯火處世不易豈惟公道並法言要錄

羣凶帖

卿事時了甚快羣凶日夕云云此使鄴下一日爲戰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思卿一面無緣可歎可歎米芾書史

送袍帖

二王作諸問帖

十四日諸問如昨云西有伐蜀意復是大事速送袍來

給船帖

君欲船輒勅給所須告之

功曹帖

省告攝功曹事一一屬以所求寬通廢守命必欲肅

書言派記 卷四
之是以間意其志既立不得不必行

發詔帖

遂當發詔催吾帝王之命是何等事而辱在草澤憂
歎之懷當復何言見足下一

軍使帖

直遣軍使者可各差十五人耶合三十人足周事

仲舒帖

足下似有董仲舒開閉陰陽法可勅令料付不雨憂
之深珍重 謝二侯

尚書帖

見尚書一日遣信以具必宜有行者情事恐不可委
行使耶遲還具問亦以與尚書諮懷今復遣諮與興
也

志嶠帖

良深路滯久矣況今季末無所多恠足荒何郵於此
足下志嶠外有由來及然以勢觀之卿入貴於不令
耳書政當爾王羲之白

此聲帖

吾爲卿任此聲者但此懷自不復得闕之於時

又

足下當為遠慮不可計目前

又

所欲論事今付

荀葛帖

羲之歿罪荀葛各一國佐命宗臣觀其轍迹實奇士也然荀獲譏於憂卒意長恨恨謂其弘濟之心宜被大道諸葛經國達治無間然處事而無玷累獲全名於數代至於建鼎足之勢未能忘已所謂命世人以天下為心者容得爾乎前試論意久欲呈多疾惜憤遂忘致今送願因暇日可垂試省大期賢達共廢

之道不審謂粗得阡陌不

文集帖

此下言文

比日尋省卿文集雖不能悉周徧尋翫以為佳者固不虛序述高士所傳小有異同見卿一一問應其楊王孫前以共及意同可誠述叙之耶暇日無為想不怠之

歌章帖

歌章輒付卿或有寫書人者可寫一道與吾也

戲詠帖

得君戲詠承念至此年乃未見

並書要鈞

書譜

月儀書

此似元曾詩之屬當非書
牋也與法靖月儀牋不同

日往月來元正管祚大疾告辰微陽始布罄無不宜

和神養祭初學記

